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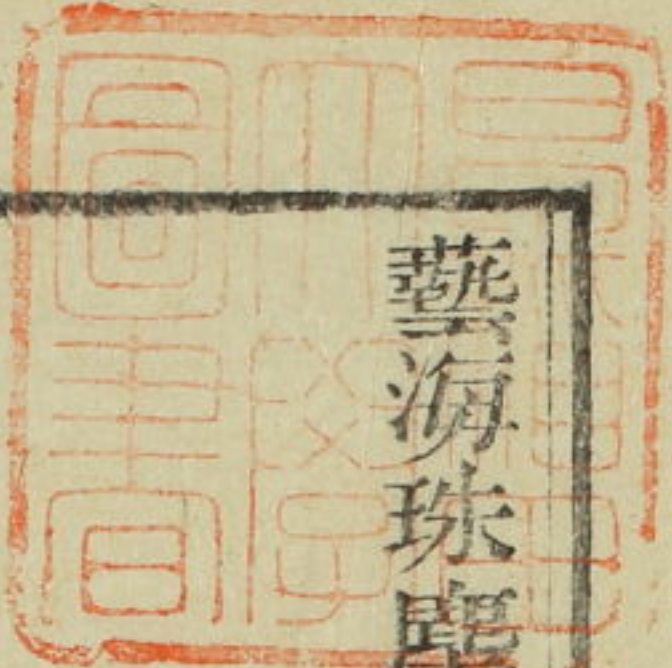
藝海珠塵



14  
1627  
8



門 4  
號 1627  
卷 8



藝海珠塵

集部別集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婁縣 許 元仲 紹南校

可儀堂文集

俞長城纂

長城字寧世浙江桐鄉人康熙乙丑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有百廿名家制義選

卷一目錄

一貫解 知命解 太虛太極同異 主靜主敬同  
異 元亨利貞辨 陰陽大小辨 王霸辨 太極  
圖贊 誠復誠通說 天人四府說 萬物化生說  
混沌說 辨夢說贈魏又京 王氏墓靈芝說

藝海珠塵

可儀堂文集卷一

十一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和 25 10 30  
藏 卷

讀說命 讀金滕

一貫解

夫子以一貫傳曾子。門人疑之。曾子告以忠恕。先儒曰：一貫不可見。假忠恕以明之。是離一貫忠恕而二之也。又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夫所謂一理者。何理也。又曰：忠者一也。恕者貫也。忠何以一而恕何以貫。又曰：有天地之忠恕。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然則曷為不言忠恕。而言一貫如是。而一貫之旨不明甚矣。俞子曰：此夫子明仁之體也。體物而不可遺者。道也。體事而無不在者。仁也。在物為道。在心為仁。人生于

天地與天地同。其推之而阻。施之而窮者。私以間之也。私既克。則欲盡而理行。由是而親親。由是而仁民。由是而愛物。皆自其無私者充之。故有箠瓢陋巷之樂。而後有禹稷之功。有春風沂水之懷。而後有禮樂兵農之事。古所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者。豈物物而給之哉。惟其心之無私而已。此一貫之旨也。浩浩者天之體耶。時行物生者天之用耶。時之行非自行也。物之生非自生也。一元氣之鼓動而已。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元者一也。無不始無不統者。貫也。聖人之心。天地同體。聖人之事。天地同用。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天地無心。自

實理言故曰誠。聖人有心自實心言故曰仁。賢人以下不能不蔽於私。必有以克之。推己及人是也。然必克己之私。而後有以遂人之私。故恕本於忠。克己之私。忠也。忠卽一。遂人之私。恕也。恕卽貫。誠者天之一貫。仁者聖人之一貫。忠恕者思誠之事。求仁之方。學者所以進於一貫者也。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入之一身。五官四肢各司其用。而所以貫之者氣也。皮膚之傷。毛髮之拔。其於吾身幾何。而一有所觸。則全身爲之不安者。其氣爲通故也。吾與民物並生於天地間。猶五官四肢之並具於身故。乍見孺子入井。則有怵惕惻隱之心。見牛之斃。鯨

則不忍其死。此可見吾與天地萬物本無不貫矣。而不能充之。以至不能保妻子。事父母者。是猶有疾之人。神不守而血不流。雖有痛迫疴癢。而不自知矣。故人之有疾者。曰委痺不仁。卽此說也。聖人無疾者也。賢人者有疾而善醫者也。衆人者有疾而不知醫者也。醫疾之方莫如忠恕。曾子一生反躬克己之學。莫不由是。觀大學可見矣。其所以學。卽其所以教。無二事也。特時不同耳。由忠恕求道。如登山者自坡。浮海者自川。遲速不同。而終有以造其域。故孔子門人七十而曾子之學獨得其傳。聖門論仁。或言敬恕。或言訥言。或言愛。或言先難後

藝海珠屋  
獲。或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就仁之一端言之也。推其。一端。卽爲全體。忠恕之事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克復在己。而歸仁者在天下。何也。蓋己之既克。則已與天下相通。所謂親親。仁民。愛物之理。皆自此而具。故天下之仁。不外乎此也。一貫之意也。夫子與由。回言志。由曰。裘馬與其。回曰。無伐無施。子曰。老安友信。少懷。夫回由之願。忠恕也。夫子之志。一貫也。其理則一。其分則殊。故西銘言乾父坤母。民胞物與。而其功本於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所以合上下精粗爲一。而千古之道。統於是乎。有默契焉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夫回心乎仁。則自無不貫。諸子由恕入。有所推。卽仁矣。有所不能推。卽非仁矣。由所推以及於無不推。則子思之致曲。孟子之集義。是卽仁也。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佛老之學。以天地爲糟粕。以人物爲幻妄。獨持所謂神化頓悟之方。以擬一貫。是猶養身者。盡棄其五官四肢。而專守其氣。夫形之不存。氣於何附。豈非不仁之甚者乎。故知一貫之謂仁。則天地之誠。學者之忠恕。有異名而無異理矣。曰。子告子貢。亦曰。一以貫之。亦謂仁乎。曰。曾子之一貫。以道言也。子貢之一貫。以學言也。回之聞一知

十。卽一貫。賜之問。一知。二卽忠恕。曾子之一貫。誠意之事。仁之體也。子貢之一貫。致知之事。智之體也。

知命解

古之言命者。或言氣數。或言義理。或兼氣與理而歸其權于冥冥之中。言氣數者。十千之變化。五行之生剋。是也。然天下有同命而禍福殊。是氣數不足憑也。言義理者。爲善得福。爲惡得禍之說也。夫申生被謗。豈不孝乎。比干剖心。豈不忠乎。是義理不足恃也。兼理與氣而歸其權于冥冥之中者。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然權旣操于冥冥。而聖賢必曰受命。又曰立命。又曰知命。則命又

非冥漠不可知之事也。且命其果無耶。何以曰富不可求。何以曰祿不可干。命其果有耶。則一人一命。億萬人億萬命。天且曰取天下之人。而衡量之。以畀之以禍福。天亦甚煩。而鬼神亦太勞矣。由是言之。謂無命不可。謂有命亦不可。謂命在人不可。謂命在天亦不可。吾以爲氣之流行者。命也。天地止有一命。而人與物並囿于其中。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夫上古尚醇朴。而後世貴巧詐。治朝進公直。而亂國崇佞諛。凡此者。皆命也。天地以一命自爲消長。而任人之醇澆賢否。以得禍福。故蚩尤而處春秋。則霸諸侯矣。曹操而居成周。則驅海隅矣。共驩

而當漢末則膺符命矣則天而遇武王則污黃鉞矣故  
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謂之泰泰之時君子當進退則  
凶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謂之否否之時君子當退進則  
凶其在小人亦是則一消一長一進一退在天地亦  
隨氣運之適然而不能自主而况于人乎夫天地鼎也  
人物鼎中之實也火炎水沸則五穀百味俱受烹于鼎  
之中而其間有生有熟有速有遲則係乎物之堅柔地  
之遠近而鼎不與焉夫天地之有治亂盛衰也猶一歲  
之有寒暑也一日之有晝夜也當其寒萬物皆肅有人  
焉裸體而處斯死焉當其暑萬物皆溫有人焉重裘而

趨斯死焉當其晝萬物皆動有人焉晝寢而不寤斯死  
焉當其夜萬物皆靜有人焉夜飲而無間斯死焉是故  
桃李茂于春夏松菊植于秋冬蠅遇晝而鳴螢遇夜而  
照此非草木昆蟲之命而天之命也天之命不已而萬  
物隨之以爲消長焉豈物物而與之以命哉國之將亡  
也忠臣死亂臣生此其命在國不在臣家之將破也賢  
子死逆子生此其命在家不在子故以伯夷之清而餓  
非伯夷之命當餓而商之末當有濁不當有清也以柳  
下惠之直而黜非柳下惠之命當黜而周之末當有枉  
不當有直也仲尼顏淵並生于魯國而或壽或不壽非

仲尼顏淵之命不同。乃魯國之命衰。故生一聖人。不能復生一聖人也。伯牛仲弓並生于冉氏。而或疾或不疾。非伯牛仲弓之命不同。乃冉氏之命衰。故產一大賢。不能復產一大賢也。若九官十二牧之並登于虞。十亂之同升于周。六七王之相繼而興。大王王季文武成康之接踵而起。此乃天地之氣之所聚。而豈諸聖賢之所能自主乎。孔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古之聖賢。不以一身之禍福爲命。而以道之行廢爲命。視命者。大則知命者。微故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

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夫天者。命也。有道則以理勝。無道則以勢勝。有道無道。皆天之命。而人卽以順逆辨存亡。是故天下皆饑。而積穀者不饑。天下皆溺。而居高者不溺。天地有乖戾之氣。善養生者。觸之不怒。不善養生者。怒矣。天地有癘疫之氣。善衛生者。遭之不疾。不善衛生者。疾矣。是故喜至則雀喧。雀非知喜。喜氣聚則雀感之。而喧。是以知其有喜也。憂至則鴉鳴。鴉非知憂。憂氣聚則鴉感之。而鳴。是以知其有憂也。古之聖人。知天命之無常。常有以導其善氣。絕其惡氣。故喜日至而憂不生焉。是故易



之爲書復則靜以養陽。姤則嚴以防陰。遯退而壯進。夬  
決而剝止。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舉天下氣數之  
所值。而一以義理處之。潛見惕躍飛亢。六位時成。則天  
無權而命在我。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五十  
而知天命。聖人學易之年。卽知命之年。于此知古今言  
命者。莫精于易。而陰陽術數之書。脩禳感應之理。舉不  
足道也。乃若堯舜無子而傳其賢。孔孟無位而明其道。  
董仲舒韓愈之闢佛老。身屈而理伸。諸葛亮文天祥之  
復漢宋。功隳而節顯。聖賢處不得已之地。則委曲以濟  
其窮。所謂立命。故曰天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也。而豈袁黃行善徼福之說哉。然則安其命者。受命也。  
回其命者。立命也。受命立命。皆曰知命。受命者。後天立  
命者。先天夫如是而聖心一命矣。聖身一天矣。

### 太極太虛同異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張子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俞子  
曰。太極太虛。其理一也。太極者。合理與氣言之也。太虛  
者。分理與氣言之也。合理與氣。則有天地。而道在天地。  
有人。而道在人。有物。而道在物。分理與氣。則無天地。無  
人。無物。而道自在也。言太極。知理之不離乎氣。言太虛。  
知理之不卽乎氣。入之有性。其太虛乎。性發而爲情。太

虛之聚散乎性不可見見之於情而情非性也合性情而統於心其太極乎吾於太虛見性體焉吾於太極見心體焉其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則卽有以見無而非混也其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則虛者不離乎實而非偏也別形上於形下則曰太虛統小德於大德則曰太極然則老氏所謂有生於無釋氏以山河大地爲見病卽太虛之說乎曰理體乎虛而功徵於實舍實而言虛佛老之誤也

主靜主敬同異

周子曰五性感動善惡分焉聖人主靜以立人極程子

曰涵養惟主敬進學在致知俞子曰主靜主敬其理一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人之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體天以應人也莊敬曰強學者之盡人以合天也惟聖人氣得其粹故清明在躬而志氣如神靜而自敬也自非聖人必有以持之使耳聰目明手恭足重喜怒哀樂以時中節始於勉而卒於安則有思而無思有爲而無爲是故靜無不敬也敬則可以歸於靜也故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言主一則非拘迫矣言無適則非執滯矣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則靜亦非枯稿而寂滅矣靜者無形之敬敬者

有覺之靜。二子之說。未始不歸於一也。書稱安安詩咏。敬止靜而敬也。曰克己曰誠意曰致中和曰求放心。敬以返於靜也。吾故曰主靜之說爲聖人言之也。主敬之說爲學者言之也。

### 元亨利貞辨

元亨利貞。程子以爲四德。朱子以爲占辭。程子是也。朱子非也。四德者。本於交言。春夏秋冬。仁義禮智是也。占辭者。諸卦之彖傳。所謂大亨貞。大亨以正者也。然則交言分爲四。彖傳分爲二。乾之彖傳分爲二。諸卦之彖傳合爲一。夫子贊易。蓋慮易理之不明。而繫之以辭也。而

乃忽分忽合。忽異忽同。則人將苦其折衷之無從。而啟後世之爭矣。此非聖人之意也。其曰乾道大通至正。占之者當得大通。而利在正固。夫六十四卦。安有不利于貞者。安有不貞而利者。亦安有貞而不利者。吾觀易卦之辭。合言利貞者。蒙大畜離咸恒遯大壯漸兌渙中孚小過既濟十三卦。吾不知何以利乎貞也。分言利貞者。需同人明夷家人蹇損六卦。吾不知何以利而貞也。不言利貞者。小畜履泰大有謙觀坎晉睽解姤升井鼎震艮歸妹豐未濟十九卦。吾不知何以不利乎貞也。言利不言貞者。訟豫蠱噬嗑賁復大過益夬萃巽十一卦。吾

不知何以不貞而利也。言貞不言利者。師比頤困旅五卦。吾不知何以貞而不利也。夫六十四卦。莫尊于乾。猶且大亨而利于貞。然而屯隨臨无妄革。皆曰元亨利貞。則是五卦之德與乾並也。又有蠱升鼎言元亨而不戒以貞。則是四卦之德優于乾也。勢之大莫如大壯。德之大莫如大畜。然僅言利貞不言元亨。有戒而無許。則是二卦之德。又不如屯隨臨无妄革大有蠱升鼎諸卦也。且諸卦中有曰利君子貞。有曰不利君子貞。然則有利小人貞者乎。有曰利貞。有曰小利貞。然則有大利不貞者乎。是故知利貞之非戒辭。則知元亨之非許辭。知

元亨之非許辭。則知元亨利貞之非占辭。而元亨利貞之爲四德。且夫元亨利貞四德。各有所指。不可渾也。自其大而善者言之。謂之元。自其通達言之。謂之亨。自其得宜言之。謂之利。自其正而可久者言之。謂之貞。乾固備此四德。而諸卦又因其卦之大小。而辨其德之全與不全。于是有言元亨不言利貞者。有言利貞不言元亨者。有言元不言亨。言亨不言元。言利不言貞。言貞不言利者。此可見四德有合有分。不可渾而爲一也。是故有元吉。又有大吉。元與大異也。有不利君子貞。有勿用永貞。利與用異也。元亨就統體而言。故屬陽。利貞就條理

而言故屬陰。于是以元亨爲誠通。而以利貞爲誠復。猶之春夏陽而秋冬陰。仁禮陽而義智陰耳。至于彖傳大亨貞。大亨以正之言。特聖人之省文也。而欲執此而變四時爲二時。約四德爲一德。其可乎。或又執利牝馬貞。利幽人貞之辭。以爲利于正固之說。此又不然。夫利一德也。牝馬之貞。幽人之貞。又一德也。利涉大川。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言其利而舉其事。以實之也。不利涉大川。不利有攸往。言其不利而舉其事。以實之也。利君子貞。言雖利而君子當貞也。不利君子貞。言雖不利而君子尤當貞也。易爲君子謀。其不教以不貞也明矣。由此言

之。元自元亨。自亨利。自利貞。自貞分。之則明。合之則晦。豈不信哉。是故元亨利貞。以理言也。吉凶悔吝。无咎。以事言也。以元亨利貞。合之。吉凶悔吝。无咎。而天下之禍福。盡之矣。朱子於利永貞。則謂利在常守。其正於元永貞。則又謂元善常永。正固之德。於小吉小亨。則謂大小之小。於小利貞。則又謂大人小人之小。其勉強牽合。似不可信。余故拆衷於程子云。

### 陰陽大小辨

俞子讀易至大過小過之卦。解之者曰。大過。四陽居中。陽過乎陰。是謂大過。小過。四陰居外。陰過乎陽。是謂小

過大者陽也。小者陰也。喟然嘆曰。易扶陽抑陰之書也。烏有陰過而係以卦者乎。夫天下過者皆陽也。不及者皆陰也。陽過而大。是謂大過。陽過而小。是謂小過。皆陽之爲也。何取乎陰。吾觀陽之爲物也。宜聚不宜散。就一陽而統之。俱足以有爲。取諸陽而散之。則不克濟。一陽之卦。復師謙豫比剝。以陽爲主。固已。二陽之卦。陽之散者。各因其德以係之名。其聚者皆主乎陽。二陽在下爲臨。臨者陽之長。二陽在上爲觀。觀者陽之尊。二陽在二。三爲升。升者陽之進。二陽在四五爲萃。萃者陽之集。二陽在三四爲過。過者陽之合。合則爲過。合而不當位則

爲小過。而要之以陽爲主。世之盛也。君子合而在上。則立其功。五臣十亂之輔。虞周也。世之衰也。君子合而在下。則明其道。七十子之從孔子是已。若乃在變亂之時。旣不足立功。又不足以明道。而猶有二三君子。相慰相勉。相勸相勵。則聖人亦必錄而存之。如北風之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小宛之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無非兩陽相比。以求免于羣陰。而聖人不廢者。存陽之意也。此小過之說已。吾又觀易之爲書。凡陽之聚散。聖人未嘗不深計之也。三陽合于上下。則爲否泰。父母之交也。三陽合于中。則爲咸恒。男女之交也。損三陽在下而

忽上則于三曰。三人行則損一人。言陽去也。益三陽在上而忽下則于四曰。利用爲依遷國。言陽來也。四陽在下爲壯。陽壯也。四陽在上爲遯。陽遯也。四陽在中爲大過。陽過之大也。其二陰三陰四陰之合者則聖人置而不論焉。于此知易爲陽言也。二陽在中爲小過。四陽在中爲大過。過之大小論多寡之數。豈論陰陽之數哉。吾又觀易之大小俱不以陰陽取義。一陰在中五陽畜之則爲小畜。二陰在中四陽畜之則爲大畜。陽畜陰非陰畜。陽畜之少爲小畜。之多爲大畜。皆不係乎陰陽也。陽爲壯。陰爲怯。陽至于四爲大壯。大訓四。不訓陽。壯訓陽。不

訓四也。陽爲有陰爲無陽。至于五爲大有。大訓五。不訓陽。有訓陽。不訓五也。彖傳曰。大過。大者過也。陽多則大事可過。大事過非大人過也。小過。小者過也。陽少則小事可過。小事過非小人過也。大壯。大者壯也。四陽在下而壯則大勢已壯。大道已壯。非大人壯也。故小往大來者。猶言小屈大伸也。大往小來者。猶言大屈小伸也。其餘小吉小亨小利小貞。俱以事理言。不以陰陽言。以陰陽言大小者。其亦拘而不通矣。吾又觀易中之卦。無不以陽爲主者。姤以五陽遇一陰。重陽也。夬以五陽決一陰。亦重陽也。同人。無陽不同也。大有。無陽不有也。履。陰

從陽也。小畜陽含陰也。皆陽為主也。若夫二陽三陽四陽之卦。雖陰陽雜居而動而有爲者。必陽靜而無爲者。必陰。其吉凶則以所處之位辨之。而必主乎陽。是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扶陽之辭也。然則大小過俱爲陽過。而大小之辨。辨乎多寡。不辨乎陰陽。不待言矣。難之者曰。繫辭云。卦有小大。以陰陽言。豈以多寡言乎。予曰。卦之大者。陽得志之卦也。卦之小者。陽不得志之卦也。皆言陽不言陰也。且夫陽非陰敵也。臣不與君對。子不與父對。婦不與夫對。小人不與君子對。夫至于臣與子與婦與小人而敢于對者。則君與父與夫與。

君子之咎也。是故陽氣進則爲陽。陽氣退則爲陰。陽不足則陰有餘。陽之外無陰也。陽之外無陰。而聖人係卦。始主乎陽者。示陽以自處之法也。是則聖人之旨也。

### 王霸辨

王霸之辨。何辨乎。辨之于心也。漢宣帝曰。漢家之法。以王霸雜之。夫純則王。雜則霸。安有王雜乎。霸者。明太祖論漢曰。高帝創業。未遑禮樂。孝文當復三代之舊。乃遂巡不爲。故治不古。若夫道德仁義。體也。禮樂刑政。用也。無體有用。徒文具耳。烏得王。然則二君之言。非特不能致于王。并不知王霸之道者也。堯用鯀治水而勿成。周



公使管叔監殷而致叛。然天下不議其用人之不當也。地平天成，堯不能而遺之舜，制禮作樂，武王不能而俟之周公。然天下不議其立法之未善也。漢明之起兵，似湯武；唐宋之禪位，似唐虞；而推其隱，不啻砥礪與美玉也。文景之守成，似啟；漢宣、唐憲之中興，似武丁；而較其實，不啻綵花與鮮卉也。若是者，何哉？心有誠偽，則治有純雜。王道之行，如黃河發源于崑崙，歷積石，下龍門，達乎九州，而放乎四海，分爲川瀆，決爲浸澤，盈爲溝澮，聚爲井泉，其出無窮，而其流不息，有本故也。七八月之雨，集來易盈，而去易竭，無本故也。王之與霸，亦然。治顯者

自微始。治外者自內始，治疎者自親始，治遠者自近始。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嗚呼！觀於此，而王道之本，未可知矣。夫使舍其本而徒務其末，則養民莫若井田，教民莫若學校，固宗藩莫若封建，輔元良莫若豫教，求人才莫若鄉舉里選，阜財用莫若重農抑商，厚風俗莫若先禮後刑，來遠人莫若修文偃武。凡此

數者三代以後皆能倣其意而行之而終不能致于王  
何也如徒以末而已則禁內侍干政而瑞禍息戒母后  
臨朝而戚屬衰收兵權而藩鎮弱重臺諫而帝廔杜嚴  
邊備而不庭服寬賦役而盜賊止凡此數者三代以後  
優爲之而終不能進於王何也今夫周官者古今治法  
之全也然周公制之以治周則王管仲變之以治齊則  
霸商鞅廢之以治秦則強王安石復之以治宋則亂豈  
其法之有異哉心之有不同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王道  
之源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王道之綱源深則流遠  
綱舉則目張故爲人君者必正其心于平居無事之時

而盡其誠于人倫日用之大然後推之天下禮樂刑政  
莫不畢舉而王道四達霸者本之不圖而規規於法制  
之末飾于昭明而偷于闇昧勤于變亂而怠於治安慎  
于重大而失于幾微成于少壯而敗于老耄其善者不  
過偏陂駁雜之治而下之或不免于亂亡揆之王道相  
去遠矣予嘗謂三代以前無霸三代以後無王桓文霸  
也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亦霸也等而上之周  
宣王亦霸也殺杜伯立魯孝公不藉千畝而料民太原  
三代無是也齊桓九合諸侯號稱極盛然葵邱震矜叛  
者九國始惑于女子終亂以小人夫子以管仲才足以

濟生民之溺。而德不足以格君心之非。是以稱之曰器小也。晉文假義。宋襄假仁。楚莊假禮。晉悼冲齡踐位。諸侯畢朝。乃沒于華色。漢梁之盟。政在大夫。霸業衰矣。獨秦穆作書。悔過近于古人。而三置晉君。以爲德。好名之心。是亦僞也。故尚書錄秦穆。誌秦興也。國語邇宣王。誌周衰也。周宣秦穆。其王霸升降之會乎。漢祖之得天下也。甚止。然嫚儒士。疑功臣。縱女后。貪財好色。一鄙夫已耳。景帝儉而刻。武帝英而侈。宣帝綜核。而許史恭顯。基漢禍矣。光武克復大物。而東封西禪。其志已荒焉。明帝不厚。而章帝不斷。唐太宗父子兄弟。不免慙德。貞觀之

治。漸不克終。降而元宗。女禍酷矣。憲宗委任裴度。削平諸鎮。耽于異端。身罹不測。文宗宣宗。勢不支矣。宋太祖寬厚長者。而其取天下。皆樂人之過。而幸人之災。太宗繼之。天性薄矣。仁宗知人而不任。神宗任人而不明。孝宗復仇。理宗重道。志有餘才不及矣。明太祖起兵滅元。同符漢祖。而恃才炫智。好殺多疑。宣宗孝宗。守成令主。一切補偏救弊而已。夫此十數君者。二千五百年間。所謂不世出之賢君。而致治若此。其他可知也。以正統之君。而若此。偏安之主。又可知也。三代以後。開創者莫如昭烈。而病在欲速。守成者莫如漢文。而病在苟且。漢文

有王者之質而學則黃老昭烈有王者之志而術則功  
利魏孝文周太祖唐明宗周世宗之賢又無論矣夫人  
主之患莫不始于有爲而終于不繼當其始也如日之  
方升如月之方生如木之方長如水之方達如火之方  
然志盈氣溢不難侈言道德而粉飾仁義迨乎功已成  
年已老歲月有限而嗜好可娛則向之所謂道德仁義  
者一旦而棄之矣若此者由其以血氣爲主而無義理  
以養之故血氣盛則盛血氣衰則衰此其弊不在于怠  
荒之日而在乎奮勵之初故人言漢高不事詩書而霸  
然光武投戈講藝而亦霸唐太宗閨門不肅而霸然明

太祖修女誠嚴宮政而亦霸宋太祖乘勢竊位而霸然  
昭烈仗義討賊而亦霸蓋所謂王與霸特在于心辨之  
而區區事爲之迹固不足以定之也夫格物致知誠意  
正心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此自然之理而必至  
之勢也今而曰物不必格也知不必致也意不必誠心  
不必正而身不必修也我治天下而已耳是猶不踰跬  
步而欲至千里吾見其不能及也是猶不階尺寸而欲  
登萬仞吾見其不能上也高宗彤日定祀典耳祖已曰  
惟先格王正厥事以爲王不格則祀典不得而定也旅  
葵却貢獻耳召公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以爲不衷于

道則貢獻不得而却也。周公告成王曰：厥或怨汝，詈汝，則王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以爲怒。苟舍，則始雖或忍之，而終必發也。古之王者，于敬小慎微之中，皆有正本清源之學。故過日去而善日臻。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董子曰：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君心正則雖節目疎濶，不害其爲王。君心不正，則雖治具畢張，不免于爲霸。故三代以前無霸，而三代以後無王也。邵子曰：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夫皇帝王，特因時而異其名。

耳若霸豈可同日道哉。古人云：圖王不成，其次猶可以霸。夫王不可以力圖，而霸亦非王之次也。孔子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霸之與王，似是而非，誠可惡也。伊尹一介不與，一介不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必不爲也。古之人有不與不取，不爲之心，而後有取之與之爲之。事後之人當不可與，不可取，不可爲之事，而有苟與苟取苟爲之心，則其勢必至無所不爲，無所不與，無所不取。是故唐宋竊也，漢明爭也，其前後五代之君，非奪則劫也，名爲帝王而實爲盜賊，皆自一心之苟爲之。故仲尼之徒，羞稱五霸。

豈羞五霸哉。羞爲盜賊而已矣。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嗟乎。人主之患。莫大于多欲。夫所謂欲者。豈必聲色貨利之悅人也哉。苟安欲也。欲速欲也。好名亦欲也。粗既入于聲色貨利。而精猶蹈于苟安欲速好名。則善自外入。不自中生。故勢不可久。諸葛亮司馬光漢宋之賢相也。彼以龍逢比干之心。行伊尹周公之事。見理明而信道篤。幾于王佐。乃亮死而黃皓用。光死而蔡京進。蓋所治者國事。而未及君心。故卒至亂亡而不救。此程朱大儒所以必以正心誠意爲急務。雖舉世笑爲迂濶。而終莫顧者也。今

自中主以上。莫不有爲善之心。而不能致于王者。惟其無以充之也。孟子歷聘諸君。而許齊王足以爲善。夫齊王之才。豈在桓文及漢唐宋明諸祖上哉。可取者獨不忍殺牛之心耳。又曰。乍見孺子之心。推之以及政。則治天下可運乎掌上。又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又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故唐肅宗外能克復兩京。而內無以安上皇。宋太宗生能身致太平。而死無以見杜后。漢武之才。過文景而卒不得免戾。太子之死。唐開元之治。比貞觀而終不能庇楊貴妃之誅。則能推不能推之效也。唐太宗

始用魏徵既死而仆其碑明神宗師事張居正旋滅其族豈始明而終暗哉亦以心本不正特勉強以從之耳善爲主惡爲客則惡不能攻惡爲主善爲客則善不能固故霸足以致治亦足以致亂治亂之機一反手間耳譬之患癰毒在腹心而治之乃在皮毛遏之愈久其毒愈深一發而潰則死矣然則所謂正心者何如也曰主敬敬則靜靜則內無不謹矣敬則虛虛則外無不通矣蓋治之純雜在誠僞心之存亡在敬肆敬則未有不誠者也肆則未有不僞者也故堯舜曰兢兢業業禹曰克艱湯曰日躋文王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武王曰敬勝

吉怠勝凶周公曰所其無逸曰正心而不求治法無乃入于黃老之學乎曰黃老之學蕩佚其心而不存者也王者之治檢持其心而不失者也且夫正也者豈徒正之也哉修身則心在身齊家則心在家治國平天下則心在國與天下心貫萬事而無有不謹無有不實則王也故曰王霸之辨辨之于心也

### 太極圖贊

洪荒既肇聖人有憂觀圖畫卦衍範陳疇老興衰周佛倡東漢執有者拘體無者幻嗚呼周子創立斯圖繼姬紹孔傳程啟朱精妙于粗虛涵于實不卽離道器合

一理則生氣旋分陰陽互根其用迭運其常動靜相乘  
循環不已二氣呈功五行別體自水至金物類以生自  
木至水時序以成土居其中寄旺四氣爲合爲分太極  
皆具既積爲氣遂流爲形乾坤變化男女成名物盈兩  
間人貴萬物理無不純氣無不雜逐動斯擾主靜斯安  
仁義中正惟聖則全敬與肆殊吉與凶辨幾希之間人  
禽攸判天下理得成位乎中道統上下化貫始終易啟  
厥端圖泄厥秘泗水濂溪千古符契

誠通誠復說

天地曷以神一故神也。天地曷以化。兩故化也。一統乎

兩而節乘乎兩則氣也。而理寓一者何。曰誠。兩者何。曰  
通。曰復。以氣生物。以理成物。天地之命也。得天地之氣  
爲氣。得天地之理爲理。人物之性也。始則各給而無私  
終則至足而不偏。此通復之說已。然而元亨利貞分焉  
何也。自元至亨。微而著。自亨至利。舒而斂。自利至貞。虛  
而實。自貞至元。寂而感。元亨爲施利貞爲受。施受循環  
造化出焉。然而皆統乎誠。何也。萬物出乎震。見乎離。說  
乎兌。勞乎坎。出也。見也。吾知其通說也。勞也。吾知其復  
宰物者帝。而運物者神。神誠之妙用也。誠之體不可見  
於用。見之其於人也亦然。意之發也。與世相遇。事之收



也與物俱得。此人事之通復也。其所以通復則實心相應而已。惟聖人之治世也亦然。禮樂文章象魏以布天下見焉。出入耕鑿垂裳以理天下安焉。此聖治之通復也。其所以通復則實心相御而已。總之皆誠也。天下有對待之陰陽。有流行之陰陽。有互根之陰陽。日往月來。寒往暑來。陰陽之流行者也。火陽根陰。水陰根陽。陰陽之互根者也。天以之始。物以之成。始則資始。成則自成。陰陽之對待者也。若夫有通則有復。有復則有通。對待而流行矣。通具復之質。復具通之幾。對待而互根矣。蓋不離乎陰陽。誠之體物而咸在不滯乎陰陽。誠之用物。

而不窮。故曰天地之道一而兩。兩而一者也。夫天地不交則不通。不剝則不復。天之道靜專而動直。地之道靜翕而動闢。天陽也。地陰也。靜陰也。動陽也。是則專者通之復。直者通之通。闢者復之通。翕者復之復。具所以有通。有復。孰爲之乎。其所以通中有復。復中有通。又孰使之乎。真精妙合通也。惟和斯感。各正保合。復也。惟虛斯定。太和太虛歸于太極。而誠之說彰矣。雖然。通見天地之教。而復見天地之心。貞元相禪。誠斯不測。易之象要于貞。聖人之極主乎靜。乃知由通而復。先天之命。由復而通。後天之性也。

天人四府說

府者何所以盡也。道立乎此而人物之變皆盡也。府之取乎時與經者何也。理有通復。氣乘之則為時。氣有盛衰。著其理則為經。天示人。聖法天者也。時與經之取乎四何也。在天為陰陽。在聖為禮樂。因而重之。各得其四。老少之義也。天之府何。曰春。曰夏。曰秋。曰冬。聖之府何。曰易。曰書。曰詩。曰春秋。夫生長收藏。天之運也。聖人之經無所不盡。而各專其功。何也。聖人之經本乎權。聖人之權因乎時。易始於皇皇之時。無治無亂。出而作入而息。於行為春。書始於帝帝之時。有治無亂。制法度。修聲

教於行為夏。詩始於王王之時。有治有亂。禁暴殲靈。禍難於行為秋。春秋始於伯伯之時。有亂無治。相角以力。相勝以智。於行為冬。夫時者以漸而降者也。經者不得已而作者也。生其時則作其經。時變而經繼作。故書繼易。詩繼書。春秋繼詩。凡以通其變而濟其窮也。且夫仁義禮智。聖之四德。仁生民。禮長民。義收民。智藏民者也。然所及者一時耳。民未盡而聖先盡。不可謂府。經者常也。常統乎變。故聖之四府不在德而在經。皇之民渾渾噩噩者也。奇以象其動。偶以象其靜。盡之矣。帝之民由質而文。有因有革。有損有益。書以載之。然後盡王之民。

由朴而巧。有喜有怒。有憂有樂。詩以遂之。然後盡。伯之  
民由直而曲。有功有罪。有是有非。春秋以斷之。然後盡。  
天下之勢。自治而亂。聖人之功。易亂為治。易者開治之  
書。書者繼治之書。詩者維治之書。春秋者返治之書。易  
洩其機。故能生民。書布其政。故能長民。詩順其情。故能  
收民。春秋肅其法。故能藏民。易元也。書亨也。詩利也。春  
秋貞也。所謂天示人。聖法天者也。故曰。府也。然則天與  
聖同乎。異乎。天之時無心。聖之經有心。天以無心盡有  
心。聖以一心盡萬心。是謂天人合。

萬物化生說

卵生者禽也。胎生者獸也。根生者木也。化生者蟲也。曰  
否。萬物皆化生。卵生者禽也。而禽之始化生。胎生者獸  
也。而獸之始化生。根生者木也。而木之始化生。吾將謂  
人亦化生可乎。曰。可由身而父。由父而祖。以推及于始  
祖。皆胎生也。由始祖以推及于始生之人。曰化生。蟻虱  
之為物也。有一於人身。經夕而其種蕃衍。蕃者其種一  
者。其化鳥獸草木皆然。麒麟鳳凰。河圖洛書。靈芝蓂莢  
之類。皆化也。夫人亦若是而已。然則今天下何以無化  
生之人乎。曰。蟲與虱。至微之物也。一日而一化。鳥獸草  
木。稍大之物也。數百年而一化。人至大而至靈之物也。

千萬年而一化。故棄誕于帝武。契降于玄鳥。皆得化之半者也。得化之全者。生人之始乎。故知人之化生。則可以知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說。

混沌說

有人自言八萬歲。嘗見盤古之生。歷皇帝王霸以迄于今。無事不悉。又能知天地之數。追其始而斷其終。京都士大夫往謁。無得覲其面者。處士邵雍聞之。衣不飭冠。不整。昧旦而往。日晡始見。謂之曰。吾知子來。欲聞混沌之說也。子不聞西洋有鏡乎。其大也不盈以寸。屬于目。則千里外。毛髮無不察者。置蟻虱于上。視之如牛。無他。

其體至明。故能卽小以見大。令天地之混沌。未可言。既也。吾試與子言今日之事。夫聞鐘而覺。聽雞而驚。一念初萌。萬象未動。非盤古乎。明而求衣。晨而進食。非黃農乎。于是內省德業。外習詩書。非唐虞三代之時乎。人事益多。物感漸熾。往來雜而愛惡生。此時也。卽漢唐以來數千年之事也。自未至申。日斜人散。萬物乃渙。自申至酉。日沉人靜。萬物乃盡。至于戌則寢矣。寢則混沌矣。由今追。且是謂原始。由今計。夕是謂要終。故天地之開閉。猶人之夢覺也。夫天地與人大小不同。而同歸于一動一靜。動則氣外而形內。故天地開。靜則氣雜于形。斯閉。

藝海珠厓  
矣。動則神外而精內。故人靜則神藏于精。斯夢矣。天  
有十二會。一開一閉。人有十二時。一夢一覺。故人以混  
沌爲天地之變。而天地視之。猶夢覺焉。今子知夢覺而  
不知開閉。是未覩西洋之鏡者也。邵雍避席而謝。歸乃  
盡廢其學。朝而思夕而測。不能自息。三年乃作皇極經  
世書。

辨夢說贈魏又京  
自先王之道不明。而佛老與儒並傳于世。卑者附之高  
者闢之。均有未盡焉。夫佛者西域之達人。老者衰周之  
隱士。使悉達遇孔子。則與四科並列矣。使老子遇文武

則與十亂媲美矣。惟世無聖人。以爲之歸。而其曠遠之  
識。孤子之行。不得已而流爲異端。使有聖人以正之。則  
其教復歸于一。是故佛老者儒之退也。儒者佛老之進  
也。魏子又京夢遊祇園。悟前生爲阿難尊者。覺而爲詩  
徵子以言。予竊疑之。夢其不可信。邪不足記也。夢其可  
信耶。則前生爲佛。而今生爲儒。魏子進矣。又何紀焉。昨  
日爲賢。而今日爲聖。世未有復求爲賢者也。至謂三十  
年後復歸舊室。尤非儒佛之旨也。儒之言曰。未知生焉  
知死。佛之爲教。不三日。留于桑下。恐有戀心。精之至也。  
奚愛數十年前之一室乎。由此言之。爲儒則不醇。爲佛

則不達。吾以爲魏子前日之夢，乃夢也，非眞也。今日之覺，乃覺也，非幻也。佛以夢爲覺，以覺爲夢，故虛而難行。儒以夢付夢，以覺付覺，故實而可信。魏子誦習先王久矣，方筮仕之始，推其道以用世，內而修身，外而治民，紹孔子之傳，佐文武之治，將在今日，誠如是，則佛老之徒，且望爲不可及矣。尙何亶亶于一夢爲也。

王氏墓靈芝說

父與母孰尊？曰：父尊矣。父于母與子孰當？從曰：從其母。不若從其子。父，主倡者也。母，主隨者也。故曰：父尊，子雖卑明而動，母雖敵體闔而靜。故曰：從母不若從子矣。母

無不愛之子，而必聽其權于父。父于子無不愛，而必視其子之賢與愚。子不受愛，父愛奚施？父不愛子，母愛奚益？天之于地，猶父之于母也。天地之于人，猶父母之于子也。人修德，則天必錫之以福。於是乎生者之居，死者之墓，皆有嘉氣以聚乎其中，而禎祥見焉。是故德以致福，福以開祥。始乎人，主乎天，徵乎地，後世之士，德之不修，而妄冀乎福，乃惑于陰陽之說，必求善地以葬其親。是猶爲子者，不力善，不務學，徒諂媚其母，以求寵。母愈愛，父愈怒，而子亦迄于無成，則惑之甚者也。余故曰：天下無不吉之地，人善則天感而地應之，天下無不慈之

孝友聞於鄉。山翁先生。忠厚慷慨。謹重樂易。子孫振振。莫不賢且才。余與厥嗣。楚士爲內兄弟。熟悉其家。知其福之未有艾也。癸酉春。改葬其先人於故墓。得靈芝數莖。親友皆賀。又有惑之者曰。地得靈芝。祥也。奚改葬爲。余應之曰。有王氏之德。則有王氏之福。祥必見之。德與福之相應。不係乎祥之有無也。且王氏德愈厚。福愈隆。雖改葬靈芝將復生矣。奚惑焉。父止一父。母止一母。天地止一天地。子孝則父母愛之。彼此一也。豈爲易居而改其念乎。余伯元感聞其事。作頌以記。親友皆相繼。

爲詩賦美之。而徵言于余。余故述天地人相應之理。以明王氏所以致祥之由。并以解世之惑。

### 讀說命

史稱高宗夢帝賚弼。以形旁求。得傅說用之。遂以爲相。其說誣也。古人君之用賢也。不詢左右。不謀廷臣。察于輿情。而決于獨斷。猶懼其疎也。奏以言試以功。嚴于三載之考績。如此其慎也。烏有憑一夢而用爲相者哉。武丁賢主。傳說賢臣。賢與賢遇。必有克知而灼見者。豈高宗素無知人之明。必賴夢以啟其衷耶。豈傳說素無自見之才。必賴夢以作其合耶。設帝不錫之夢。豈高宗終

其身而不言耶。設不幸而說非賢者，將信其夢，遂信其人耶。抑棄其人而并棄其夢耶。吾謂高宗欲得賢相，但當問其賢與不賢，不當論夢與不夢。謂得人而符其夢，則可謂因夢而求其人，則不可異日者。叔孫豹夢豎牛以破其家，梁武帝夢侯景以亡其國，則高宗之夢誤之也。然則說命不可信乎。曰：吾信其君臣之相得，進學之方，與爲治之術可矣。其遇合之故，不信也。借曰有之，不可訓也。後世之用人者，或以卜筮，或以歌謠，或以符讖，卒以亂天下。往往而有不可不辨。然吾聞商俗尚鬼，意者高宗素知說賢，恐羣臣不信，托于夢以神其用乎。審

如是則吾不能知矣。

讀金滕

金滕一篇，殆後人假託之書歟。何其言誕而不經也。召公武王弟，太公武王師，請穆卜而公拒之，是親已而疎二公也。死生命也，况于人主，公豈不知之，而請以身代乎。請以身代，乃武王僅二年而沒，是公之精誠未能上格於三王也。且曰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元孫不若也。夫武王豈無才無藝之人，而鬼神亦安用多才多藝之士。公何必自矜以抑其主，亦何必自炫以媚于神。王疾瘳，乃納策於金滕，豈公逆知有流言之變，有風雷之警，有



冲人之發策而先藏之以自白乎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王猶不悟而待風雷以警之成王何其愚二公周公同事武王數十年不諒公志天變既著倉皇出迎二公何其忌夫復衆自用穰侯之專也求死避賢餘祭之惑也諂賣鬼神臧孫之媚也金匱辨冤趙普之奸也疑忠臣漢昭所不爲也嫉賢輔貂勃所不甘也以此言成王周公與二公誠哉其爲誕也已矣嗚呼一武王也或曰三齡者父之所分或曰二年者弟之所禱一伊尹也周公也霍光學之廢其君王莽學之竊其國故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藝海珠塵

集部別集類

南淮 吳省蘭 泉之輯

婁縣 許元仲 紹南校

可儀堂文集

俞長城纂

卷二目錄

放桐辨 叩馬辨 踐阼辨 坐懷辨 輪迴辨

卻克論 晏嬰論 燕太子丹論 漢高封項伯而

殺丁公論 范增論 留侯論 樊噲論 平勃誅

諸呂論 丙吉論 王祥非孝子論 嵇紹非忠臣

論 王珪魏徵論 宋太宗論 明景帝論 李克  
論將相議 張說證魏元忠議 嘉靖大禮辨 黃  
老對 春雨賦 秋月賦 罷奕文 全鏡文

放桐辨

伊尹放太甲于桐。有諸曰否。以臣放君。不可以訓。然則  
甲之居桐也。孰放之。曰居之也。或曰放焉。古者君薨。諒  
陰三祀。于是甲居桐。而尹營其宮。甲不居桐。非子也。尹  
放甲于桐。非臣也。曰甲居桐。而不悔過。亦將復之乎。曰  
甲能居桐。卽能悔過。何不復之。有兄不以私放其弟。吾  
見于舜。臣不以私放其君。吾見于尹。然則湯不放桀乎。

曰湯之放桀也。桀奔而因以居之也。尹之放甲也。甲居  
桐而尹營之也。皆非放也。然則孟子曷不辨曰。孟子不  
辨以戒當日之爲君子之辨。以防萬世之爲臣。

叩馬辨

史稱夷齊就養西伯。遇武王觀兵。叩馬諫曰。父死不葬。  
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遂逃去。恥食  
周粟。餓死首陽山。俞子曰。夷齊之餓。信也。夷齊之諫。誣  
也。禮諸侯七月而葬。當是時。武王卽位。十有三年矣。安  
有父死十三年而暴露於野者。說者謂虞芮質成之歲。  
文王受命。改元會孟津。在武之四年。武之年。仍文王耳。

藝海珠塵  
是則天子在上而改朔易號其罪大矣。夷齊在側何無一言。既不能爭且就養焉。至觀兵而始諫。噫。晚矣。智者不爲也。故謂武王之不孝者。誣也。至其所謂不仁。尤不可不辨。夫紂在天下。分天子也。德獨夫也。不伐商。紂暴益甚。紂暴益甚。而天下被其毒者深矣。仁人固如是乎。天命無常有德者王。武之伐紂。非特人心有天道焉。洵如夷齊言。將不逢堯舜。終古無易姓之事也。且伐君者。寧自武王始哉。書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吾謂夷齊不當恥周。先當恥商。充其操。必至舉世無可言之人。無可居之地。孤子畸異。悵然靡所復之。而後已爾。此必戰。

國魯仲連於陵仲子之流。倡爲此說。以擬聖人以自遂其僻。余故曰其誣已甚。難之者曰。子以叩馬爲誣。於何徵之。曰。不見於詩書。不爲孔孟所稱述。司馬遷拾采方聞。以入傳記。斯難從耳。然則夷齊何以餓。曰。夷齊之餓。當在讓國之後也。紂之時。黎老播棄矣。夷齊又失國。是以不得其所。及聞西伯而歸之。想亦古者寓公之意乎。乃知首陽之下。避商非避周也。避紂非避武也。然則夷齊不死乎。曰。論語稱其餓不稱其死。其不死也明矣。藉令夷齊餓死。則是武王非聖人也。其父惠鰥寡。其子棄賢良。死墓且有封。生人不得食。卽謂之不孝不仁也。亦

踐阼辨

記言武王沒成王幼。周公踐阼。朝諸侯。誣矣哉。太公文  
至師也。名公畢。公文王相也。此皆乃祖乃父之舊臣。而  
周公攝王位以臨之乎。管叔兄。周公弟。弟坐於上。兄拜  
於下。則流言之變。其自取矣。且周公所以踐阼者。以成  
王襁褓而攝行之也。記曰。武王九十三而終。成王尚在  
襁褓。則是九十而生成王也。成王元子。邲。晉。應。韓。皆弟  
也。則是武王九十之前無子。而諸子之生。皆在九十以  
後也。成王爲邑姜所生。故以爲嫡。若武王九十而邑姜

始生成王。是則武王七八十之前。皆無妃者也。方踐阼  
之時。成王尚襁褓也。流言行而周公居東。僅二年。風雷  
示變。王卽率二公出迎。是成王已成人矣。生也何遲。長  
也何速。居東二年而迎。公復而殷畔。于是營洛邑。留  
公治之。七年而後薨。其間十餘年矣。乃曰七年而致政。  
則是并居東營洛之事。而盡削之也。其誣不已甚哉。予  
以爲周公攝政有之。踐阼則否。公何以攝政。成王諒陰  
公爲冢宰。故攝政也。太公名公畢。公皆在。公何以獨爲  
冢宰。公之冢宰。武王之命也。斯時也。太公老而致政。名  
公畢。公少于公冢宰。非公而誰乎。先王命之。嗣子任之。

羣臣推之。是以周公爲之也。

坐懷辨

聖人所以師百世者。已施之。當使人可受。施之而人不可受。非聖人也。已作之。當使人可學。作之而人不可學。非聖人也。方女子夜奔柳下惠。使之坐懷而不亂。不亂可矣。而坐懷則非女子所可受也。不亂可矣。而坐懷則非他人所可學也。施而不可受。作而不可學。烏得聖坐者見於外者也。亂者辨于內。旣坐矣。亂與否。孰從而知之。爲此言者。明聖人謹于不見。而持于易動也。然則他人不得窺。女子或自諱。亂與否。吾又孰從而知之。古之

人有舍生取義者。惠不當使女子失節。以全其生。而從井救人。仁者不爲。惠亦必不污其身。以救女子。未有聖人而不義者。未有聖人而不仁者。孟子曰。袒裼裸裎。爲能免我。此惠之事也。若坐懷不亂。則非惠事也。言叩馬言聖人清之過。言放桐言聖人任之過。言坐懷不亂。言聖人和之過。

輪迴辨

水在澤中有分乎。曰無分也。挹而注之器。有分乎。曰有分矣。傾器中之水。以還澤。復挹澤中之水。以注之器。則後之水。卽前之水乎。曰水傾則流。流則雜。吾安知後之

水卽前之水也。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死而還其氣于天地，氣之散而不復聚，猶水之流而不復止也。今謂再生之人卽旣死之人，是謂後挹之水卽前傾之水，必無之事矣。吾見輪迴之難信也。

郤克論

郤克相晉，威行天下。敗齊師于鞏，諸侯入朝。克死，錡、犇至，繼用族大而權重。樂書等譖之，晉侯殺三卿，遂滅郤。兵俞子曰：大臣不可以有私，私昭則禍必侈。郤克以人臣之位，立危亂之國，而自徇其私，此三郤之所以亡也。古之伐國者，禁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

不得已而應之，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小故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是故告於天子，尊王命也。赴於諸侯，申伯討也。鐘鼓震鐸，誅亂臣也。盟誓約結，恤與國也。烏有率七百乘之師，舉六鄉之衆，合三國之兵，迫強齊之境，辱人之君，質人之母，掠人之地，責人之器，爲權臣雪一笑之耻者哉？設不幸而師徒撓敗，克其何以復晉君也？克則已矣。若社稷何？且是師也，以倖而勝也。臨淄之民，不下二十萬，晉以孤軍深入，未見其必克也。而魯衛又皆烏合，一或不利，烏獸散耳。然而晉之勝也，馬逸故也。齊之敗也，繆絳故也。勝敗之數，不係於戰，豈齊侯驕恣而

天以此微之歟。抑實以驕郤氏而厚其毒也。齊侯歸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令魯衛反其侵地。然後知向之責齊實爲已甚。而奸人不勝忿忿以微倖於一戰。賈禍於鄰國者。非爲國家計也。蓋至是而疑克之心萌矣。然則縱非三卿。郤氏亦必亡。夫欒懷子仁而好施。晉賢臣也。徒以父贖汰侈之故。不得其終。彼汰侈已足以滅其族。雖賢子孫勿能救也。况徇私賈禍乎。而三卿者。又效而甚焉。厲公之疑至也。猶景公之疑克也。克不難以私怨而伐齊國。則至何難以私恩而釋楚君。至之死克貽之也。晉君之疑郤氏。蓋已久矣。固不待欒書長魚矯之

議其後也。范武子退朝。謂文子曰。郤子之怒甚矣。不逞諸齊。必發諸晉國。余將致政焉。無以內易外也。由此觀之意。克必有悖背逆之心。自肆於君相之前。而不顧而武子有以窺其微也。惟景公寬厚仁慈。故容而不誅。而又使得專政。以行其志。彼厲公者。焉能忍之。夫人臣不恤君國。不辨理義。不勝忿忿。以自徇其私。以微倖於一戰。以賈禍于鄰國。而卒以隕其宗。非社稷之臣。盧杞問郭子儀病。子儀悉屏姬妾。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得志。吾族無遺類矣。杞小人不足論。獨奈何。克爲晉名臣。而不勝小忿若此也。

晏嬰論

人臣若晏嬰者。可不謂鄉愿之尤哉。太史公曰。嬰事靈公。莊公。景公。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凡嬰生平中立依違。委蛇逢世。而貌爲方正之概。盡於此矣。崔杼弑莊公。嬰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嗟乎。萬乘之君。而身死國危。貽辱後世。類皆有昏暴之罪於天下。烏有無過而卽於禍者乎。然而人臣不忍言君之罪。而以身殉者。以爲君臣無獄。而千古彝常。不可一日泯也。若嬰所言。則是莊公之罪。

已不容於誅。而崔子之廢昏立明。功不在伊尹下矣。且晏嬰果其私暱耶。卽當陷胸決脰。趨而鬪。與之偕死焉。非其私暱耶。則又不必枕股而哭。三踊而出。效兒女子態也。果其私暱耶。則當莊公通棠姜。辱崔子時。直言泣諫。爲陳洩治。不亦可乎。非其私暱耶。則又當潔身高蹈。不宜處淫亂之國。而見其篡弑也。數者無一處。而託以從容。號爲明哲。豈不誣哉。吾觀嬰之事君。雖君爲社稷死。爲社稷亡。嬰亦不能死且亡也。夫陳氏仁而好施。民皆歸之。公室將卑。日卽於替。嬰見叔向。則咨嗟矣。見司馬懿。則太息矣。見景公。亦嘗談言微中矣。然卒不聞剖



心拆肝爲國家建不拔之基者公欲築室因陳桓子以請公欲予邑因陳桓子以辭奔走於權門趨承於要勢假令恒乞相繼爲亂而嬰躬值其際則又以從崔氏者從陳氏矣嗚呼可不愧耶可不愧耶景公立將盟嬰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夫杼已弑君矣尙何忠於君乎忠云者以定策之功歸杼也以定策之功歸杼此杼所以不殺嬰也纔高陳鮑戰於虎門名嬰嬰無所往公名之乃入嬰蓋屢用其術以求免於禍而當時莫察其奸萬世莫議其罪惑已故觀其狐裘澣濯之風卽公孫弘之節儉論其尼谿沮用之說卽王

欽若之蔽賢謙恭退遜僅如胡廣之中庸憫俗傷時亦若何曾之先見至於反顏事仇回面垢行雖馮道之歷相四朝無以異也故曰晏嬰者鄉愿之尤者也

燕太子丹論

禦秦之策未有若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之計之得者也秦滅韓益強六國益弱燕之亡可旦夕俟也夫坐而待亡孰與伐之雖然鞠武之謀不可用也彼將東連齊楚西結三晉將以報秦丹自度其才能如孟嘗君乎以孟嘗之才舉韓魏之師責殺楚懷王之罪而師出無功則丹可知也丹能如春申君乎以春申之才合五國

攻秦秦兵一出而五國遁逃則丹可知也。又能如信陵君乎。以信陵之才。諸侯其服。抑秦兵走蒙。驚而終不能困秦。則丹可知也。情疎則難親。力分則易散。合從之無益也明矣。彼又將北乞兵于單于。夫單于能滅秦。即能滅燕。前拒虎後進狼。此石晉所以代唐。而宋所以滅遼。滅金也。與國既不可親。外援又不可恃。計惟有刺其君。擾其國。使君臣猜嫌。上下離間。而後我可以申盟約。修戰守。故雖以子房之智謀。而猶踵其策。彼豈爲一人哉。一人死六國可振也。故曰禦秦之策。未有若刺秦王者也。始皇未立。六國不亡。始皇方死。六國仍建。能難六國。

者莫如始皇。即令更立新君。亦未必若是其甚也。此丹之謀所由起哉。所可惜者。丹有禦秦之志。禦秦之才。而失其時。秦自遷太后以來。慮患日深。立法日嚴。羣臣衛之者。日謹。茅勁比楚子之師。而紀綱同。管侯之僕。蓋未嘗一日忘備也。軻欲以匹夫劫而制其命。不亦難乎。必欲刺之。則秦王即位九年以前。乃其時也。當是時。太后宣淫內無心膂之佐。文信侯恣恣外無捍侮之臣。秦王方幼。刺之一武士力耳。刺秦王。奸人思遂其欲。必貪立少主。主少國疑。鄰國乃可以逞。何當時計不出此也。陳涉首難。半年而死。項梁興楚。兵敗定陶。章邯爲將。不下

王翦蒙恬而身為禽者。國有變也。不韋庸劣。甚於李斯。嫪毐奸回。擬於趙高。而始皇先二世而弑。將見大將畏罪。諸嗣爭立。羣臣疑貳。百姓惶惑。君亡無嫡。其國可破。豪傑亡秦。豈待鴻門之役乎。嗚呼。庶長之亂。秦國幾危。六國釋而不討。使孝公得發憤修政。失天下之機一矣。穰侯專政。越國鄙遠。母后臨朝。六國不併。力圖之使范雎得進。遠交近攻之說。失天下之機二矣。朱太后之世。外內亂。鳥獸行。宗社將傾。而太子丹之計行之不早。使秦得誅亂賊。用謀臣。肆其兼併。失天下之機三矣。國中有奇變。而境外無強讐。秦之得天下者幸也。

漢高封項伯而殺丁公論

高帝滅楚。封項伯等為列侯。後數月。丁公來謁。斬以狗曰。使項王失天下者。此人也。或曰。胡居乎。丁公之不忠也。非若項伯之賣其兄之子。而予人以天下也。項伯之有功也。諫項王而已。其生死固未可必。非若丁公操可殺之權。而親赦之也。以為當封。則皆當封矣。以為當誅。則皆當誅矣。胡居乎。帝之始厚而終忍也。胡居乎。俞子曰。此無疑也。帝之殺丁公之心。即封項伯之心也。然而或封或殺者。各因其時也。方楚之未亡也。帝以免死為幸耳。出其身於兵刃。而救其父母妻子於鼎俎。伯之功

藝海珍居  
偉矣。烏得而不封。徐而思。賣君不可訓。而又恐天下之相率爲不忠也。然而項伯既封。則不可得而誅矣。於是借丁公以誅之。然則項伯者。奪丁公之封者也。丁公者。代項伯之死者也。帝之封項伯也。帝之情也。而殺丁公也。帝之術也。使丁公來於數月之前。則丁公封矣。使項伯歸於數月之後。則項伯誅矣。不封項伯。無以勸天下之降。不誅丁公。無以戒天下之叛。帝之初念私也。而真帝之轉念公也。而僞是故。帝之始於厚而真。而終於忍而僞也。非特二人已也。諸將偶語。則封雍齒。不一二年而韓彭皆醢矣。蓋其始猶以爲人不可妄殺。而又恐人

之不服也。故忍小忿以封之。迨忍之不勝忍。則殺之而已。故方其始也。雍齒且封。而况項伯乎。及其終也。韓彭且誅。而况丁公乎。楚人有兩妻。人挑之。長者詈焉。少者許焉。後夫死。取長者曰。在彼則欲其許我。在我則欲其詈人。嗚呼。此特從其後而思之耳。若使方挑之時。而其夫卽死。吾又烏知其不愛少者之善解人意。而怒長者之不遜也。故曰。項伯乘其時而封。丁公失其時而死。吾乃知人臣之不忠者。始雖可以取富貴。而久則生疑。而英雄之主。始以富貴愚天下之人。以取天下。而慮患既深。不至於盡殺天下之人不止也。

范增論

蘇子論范增謂羽殺卿子冠軍弑帝之兆也。其弑帝疑增之本也。增不早去。無見幾之明。又曰。增不去。項羽不亡。是不然。夫增非若田儋世族留侯忠貞以滅秦立六國爲志者也。彼以項梁初起。難以成功。故援義帝以收民望。豈識君臣之義耶。項氏世世楚將。與增親立義帝。興復楚國。一旦宋義以豎儒統其軍。非特羽怒。增亦怒也。羽不殺義。增必勸殺之。故凡義之殺。增殺之也。增曷爲去哉。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增曰。奪項王天下者沛公也。夫六國並立。而義帝爲盟主。天下豈項籍有乎。以

天下歸項王。增之心無義帝矣。沛公奉帝約入關。籍豈得專殺其勸殺沛公。卽弑帝之兆也。故凡帝之弑。增弑之也。項王入關大掠。秦民失望。去關中而都彭城。使漢得還定三秦。羽之勢去矣。弑義帝。資天下以口實。羽之名不正矣。韓信陳平在行伍之中。而勿能用。殺韓王成。使張良絕意歸漢。分土不均。致諸侯四面蠶起。羽之敵多矣。當此之時。增日在側。何無一言。增但知沛公爲遺患。而不知天下欲亡楚者。不獨一沛公也。且使羽從增殺沛公。則天下必亂。秦民叛於內。霸王之軍攻於外。山東諸侯奉義帝責之。我見今日殺沛公。而明日羽從而

亡耳。而謂增可用乎。故凡羽之亡。增亡之也。義帝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及沛公入關。增即謀背約。增說梁立義帝。及天下定。即從羽弑帝。增之反覆。可見於此矣。且向之立帝者。增也。今之從弑帝者。即增。則安知今之事羽者。非即後之謀羽者乎。故凡增之計。愈狡術愈工。而羽之疑愈起矣。羽分王諸將。增獨無分。羽遣曹咎守成皐。遣龍且救齊。增獨無遣。夫增初起。老臣曾不得一膺專任。蒙重賞。豈羽少恩哉。羽以增者。得操尺寸之柄。其叛楚如反掌耳。是故忌其才。猜其志。參養於軍中。而又不。用其言。此則羽疑增之心也。增利祿之徒。功名之

士。其不見用。必怨且憤。彼陳平者。窺其隱。投其隙。故反間行焉。增之謝羽而歸也。是增計竭之時也。夫羽素欲去增。而有所不敢。而不意增自求去也。是故聽其去。而不疑增於此。而去。于增心。猶以為早也。奈羽不留耳。故吾謂增之不早去。增本無去志也。羽之疑增。在增之反覆。而不在義帝羽之亡。在不能正名義。據形勝。禮豪傑。安民心。而不在增之去留。此增之定論也。

### 留侯論

高帝欲廢太子。呂后要留侯。問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為致四皓。以安太子。高帝見之。謂戚姬曰。羽翼已

成難動搖矣。歌且泣。太子遂不廢。夫人臣之事君也。聞以理論。不聞以勢激。留侯欲安太子。而致四皓。是爲子植黨以劫父。此豈臣子之道耶。高帝之殘酷亦甚矣。韓彭英布。不啻扼嬰兒而絕其吭。何有於四老人。一旦取而殞醢之。舉手力耳。四皓死。則太子危矣。然且遲回顧望。而不敢動者。豈高帝之剛。至此而忽懦耶。嗚呼。此可以知留侯之術矣。高帝與呂后。同起艱難。不以一嬖妾而傷父子之恩。絕夫婦之義也。明甚。其欲廢太子者。見夫列國分爭。強臣跋扈。而惠帝以仁柔處之。懼萬歲之後。天下環視而莫肯臣也。於是廢立之議興焉。彼周昌

叔孫通者。以腐儒之言。爭之固。帝之深笑。而厭聞者矣。帝旣不能以此意告羣臣。而留侯亦不敢解論於帝之前。是以遲疑而不決。且夫廢立之事。羣臣必爭。然必有術焉。使之釋其疑。而奪其忌。然後可以不勞而成功。帝以太子不已。若而思廢。則當求所以勝之。彼其奔走豪傑。而有天下也。而傲然數不臣之士。自隱於深山窮谷之中。此高帝所無如何也。父不能致。而子致之。帝於是乎爽然自失矣。帝以爲已所不能。臣者皆臣於彼。則已所已。臣者孰敢不臣。此天下之所歸心者也。足以傳天下而無虞矣。然則留侯之計。所以慰高帝。而非所以劫

高帝也。方帝之欲廢太子也，必嘗許戚姬以立愛矣。太子不廢，則無以對戚姬。乃託言羽翼已成，而莫可如何也。是所以謝戚姬也。蓋至是而知帝之詐，雖妻妾之前，亦有不以實告者矣。太子立，趙王必不安，知羣臣之反覆而不足恃也。乃求崛強不屈之周昌而傅之。若曰：太子有四皓，趙王有周昌，其勢足以相持，而不知太子不恃四皓而趙王亦非周昌所能全。帝之似智而實愚也。明太祖知燕王之不臣，而太孫之柔懦也，又不欲居廢立之名，於是貽方孝孺於太孫，以敵姚廣孝，亦以爲相持之勢也。然燕王卒代太孫而有之，太祖不能料也。

樊噲論

舞陽侯樊噲，漢賢將也。蘇洵謂其黨呂氏，故帝欲誅之。以杜諸呂之禍，可謂不知噲者矣。古大度之主，推心置腹，以來天下士，則仇敵可親，若其不然，舟中之人皆敵國也。又可盡誅乎？蘇、極而禹、興，管、蔡誅而周公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假令諸呂爲變，產、祿伏誅，三族夷滅，若噲者，尙不在三族中也。况以莫須有之事，誅天下之功臣也哉？昔朱虛侯章嘗娶呂祿女矣，后使宿衛，諸呂犯法，追而斬之。呂氏之敗，皆章之力也。若夫漢臣之賢者，莫如張良，然而孝惠崩，其子辟彊請以產、祿興兵，呂氏



之權。由此起。故苟有奸宄之志。則忠臣之後。可以爲亂。張辟彊是也。苟有節義之心。則亂臣之黨。亦可以盡忠。朱虛侯是也。不諒其心。不察其志。概而疑之。亦過矣。若曰。椎埋屠狗之人。志未可測。夫樊噲固未可以屠狗目之也。方沛公入關。貪秦子女宮室。噲極諫。乃還軍霸上。秦民大喜。夫椎埋屠狗之人。固如是乎。項王享沛公。將殺之。噲入與同命。沛公得脫。可不謂社稷之臣耶。沛公枕宦者臥。噲排闥直入。泣諫。帝乃起。夫椎埋屠狗者。能之耶。當秦之時。豪傑不得志。之秋也。博徒之中。有烈士焉。賣漿之家。有俠客焉。亡命之徒。可爲大將。敗軍之士。

可建奇功。要以誦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已。則貧約所爲。何足論乎。必若洵言。則是聶政不死。嚴仲而朱亥不助。信陵也。且洵所言高帝。其計不已繆哉。彼以呂后爲大臣所畏服。故留之以制其邪心。而又恐呂氏之爲變也。故削其黨。以孤其勢。是不然矣。天下方定。以高祖之才。謀臣猛將之衆。然韓信等相繼爲亂。方是時。后固在也。而不能制也。乃謂萬歲之後。一呂后遂足以制天下乎。帝死而天下不動者。雄藩大侯。誅夷殆盡。而廷臣皆畏法自愛。故不敢爲變也。非呂后力也。且旣以呂后制當時之大臣。則必重其權。多其助。然後可以有爲。而顧先

削其黨。使區區一老婦立於朝廷之上。佐之以數庸才。而謂天下莫敢與抗。此又不通之論也。吾觀高帝晚年。其誅殺亦太甚矣。淮陰誅夷。蕭何囚繫。年愈高。則心愈忍。帝之殺人。奚必有為乎。帝欲立趙王。而勢不能。則無所肆其毒。殺一噲。而其心快矣。殺樊噲。所以謝戚姬也。不必謂其黨呂氏而殺之也。然則其所謂安劉氏者何也。孝惠幼。諸王驕橫。羣臣疑貳。帝用周勃。慮外患也。非慮諸呂也。若誅呂以安劉。則非后心矣。帝曷為語后哉。然則諸呂之變。帝所不及知也。然則帝欲殺噲。非為其黨呂氏也。



平勃誅諸呂論

漢之陳平周勃。唐之徐世勣。皆人主所謂社稷臣。可託大事者也。然呂武之禍。實三人致之。呂后稱制。欲王諸呂。王陵爭之不得。平勃曰。太后臨朝。王諸呂。無不可。於是乎諸呂王。而劉氏危。高宗欲立武氏為后。長孫無忌等爭之不得。世勣曰。陛下家事。何問外人。於是乎武后立。而唐室危。此其忠於前。而佞於後。何也。持祿太重。而畏死之心迫也。然平勃能易呂為劉。而世勣不能易武為李。天下于是功平勃而罪世勣。嗚呼。事固有幸不幸哉。諸呂之即定也。太后死而平勃生也。武氏之數十年。

而後定也。武后生而世勅死也。然平勃雖生亦不能誅呂氏。其誅呂氏者幸也。曰平勃嘗與王陵爭矣。曰安社稷定劉氏後君不如臣。後卒如其言。然則平勃固能誅呂氏矣。何幸乎平勃。曰平勃此言特以塞王陵之責。而非有預定之策也。夫食其濁亂宮闈而與之比肩者。非平勃耶。趙王少帝不得其死而不敢爭者。非平勃耶。他姓之子儼然卽位而北面臣事之者。非平勃耶。夫有陸賈。然後將相之交合。有灌嬰。然後齊與漢連。和有酈寄。然後呂祿肯解將印。有紀通。然後勃入北軍。有曹窋。然後呂產不得入殿門。有朱虛侯。然後能誅呂產。若使當

是時謀臣之計不深。與國之交不固。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幸而產祿皆庸人耳。若使產祿有王莽之奸。曹操之智。劉裕之勇。內收朝士心。外據兵權。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夫然而謂平勃能誅諸呂乎。夫其入北軍而問左右袒也。是其心猶有所疑也。遣朱虛侯而不敢顯言誅之也。是其心猶有所畏也。然則平勃之誅諸呂也。信乎其爲幸而已矣。是故王陵者。爭之於先者也。平勃者。救之於後者也。使平勃與王陵並爭之。則諸呂之變不作可也。曰平勃與王陵並爭之。能必太后之必聽聽而必無禍乎。曰聽而必無禍。高帝疾。呂后問可以代蕭何

者曰曹參可次王陵次平勃。且曰安劉氏者必勃也。呂后皆遵其言而用之。夫后將危劉氏以安呂氏而猶用安劉氏之人。豈人情也耶。嗚呼。后之意可知矣。其欲王呂氏者情也。不敢背劉氏者義也。使大臣爭之強辨之疾。則其事可以止矣。且呂后之威。其不如高帝可知也。后之愛諸呂。其不如高帝之愛趙王可知也。以高帝之殺戮功臣也如此。其溺愛如意也。又如此。然卒迫于周昌叔孫通之言。至於慷慨泣下而不敢易太子。而謂呂后一女主。遂能盡殺在廷之臣。而王諸呂。必不然也。武后欲立承嗣為太子。狄仁傑曰。姑姪與母子孰親。痛切

言之。后不之罪。夫古之大臣。以至誠事其君。而不能動者。蓋亦寡矣。平勃之誅諸呂也。幸而不終為徐世勣也。平勃之不諫也。不能早為狄仁傑也。非不幸也。吾故曰平勃世勣。其罪一也。武后稱制。徐敬業起兵。魏元忠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遂擊敬業。斬之。夫敬業有平勃之志。思蓋其父之惡。而元忠不能與之合志。又從而害之。然則魏元忠之智。其不及灌嬰遠矣。

### 丙吉論

丙吉何如人也。曰以時揆之。蓋賢相也。司馬溫公曰。吉不問羣鬪。問牛喘。乃云主調陰陽。陰陽可坐調耶。是謂

飾詞以欺衆。俞子曰：斯其所以爲大臣也。天下有天子，次三公，次九卿，次百執事，爰及士庶，各有職也。卑者職詳，尊者職要，不相侵也。假令見錢穀，問贏縮，見刑獄，問輕重，見器用，問精粗，見兵問衆寡，見盜問盛衰，事事而問之，爲相者將奔走不暇，何治之爲？吉之不問，非畧也。蓋將以總其成也。夫陰陽固不可坐調也。然非不當調也。且吉亦非不能調者也。陽爲德，陰爲刑。武帝時酷吏進用，至于霍光，刑戮繁矣。孝宣卽位，趙廣漢、尹翁歸、嚴延年等分布郡縣，皆以苛刻相高。陰盛而陽衰，可見于此矣。是故臧吏不案驗，醉吏不斥去，務撝人過，以全大

體。凡以救敝也。方其保曾孫，閉門拒使，人稱其勇。昌邑廢首建大策，安宗廟，人服其智。智勇若是，而其爲相也，一無所建立，何哉？相繼光後，利用才吉，繼相後，利用度亦猶曹參，繼何無所變更而已。夫宜動而靜，陰陽不和，宜靜而動，陰陽亦不和。動靜隨時，相道盡之矣。夫人之疾也，非藥石不能攻。旣愈，則五穀尚矣。夫五穀之效，不如藥石之速也。然而用之者，時爲之也。人見其效緩，謂五穀不如藥石可乎哉？曰：不可也。

王祥非孝子論

有庶人之孝，有卿士大夫之孝，制節謹用，以事父母。庶

人之孝也。居官敬事君忠。立身行道以揚其親。卿士大夫之孝也。推而上之。其位愈尊。其孝愈大。王祥非孝子也。祥善事後母友其弟。世俗稱之。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於立身。彼以服勞致養。事其親。而以魏臣失身于晉。是卿大夫而循庶人之孝矣。父有遺書。父沒而不忍讀也。手澤存焉也。母有遺器。母沒而不忍執也。口澤存焉也。今有人焉。執父母之器。與書。鬻之于路人。則衆共擯之矣。又况舉父母之身。委之仇讐乎。王經者。魏臣也。爲髦討昭。不克而死。其母笑曰。人誰不死。以此并命。何恨。故知能以死孝其母者。經是也。王裒者。魏臣也。父

儀爲昭所殺。終身不仕。讀詩流涕。門人廢蓼莪。故知能以不仕孝其父者。裒是也。嗚呼。死者爲孝。不死如何。不仕爲孝。仕者如何。三王之孝。其優劣可見矣。卿士大夫之守身。猶諸侯之守社稷也。猶天子之守四海也。使祥居諸侯之位。亦將不保其社稷。而以夙興夜寐爲孝乎。使祥居天子之位。亦將不保其四海。而以昏定晨省爲孝乎。故曰。王祥非孝子也。昭進爵爲王。羣臣俱拜。祥曰。王公相去一階。何可輒拜。我必不爲。庶幾明于大義者。然爲王不拜。爲帝則拜。知有勢位。不知有名節。君子惜焉。他日晉徵李密。辭以祖母老。不至。亦云孝矣。至稱蜀

爲僞朝是豈知順逆者。俞子曰。魏王祥。蜀李密。皆有過人之至性。而未聞道。是故君子不可以不學也。

嵇紹非忠臣論

嵇紹之父康。王裒之父儀。皆無罪而爲司馬昭所殺。其後王裒終身不仕。紹仕晉爲侍中。死于蕩陰之難。論者以孝許裒。而以忠許紹。予竊以爲不然也。夫死事之謂忠。爲君死之非爲仇死之也。召忽死子糾。君子曰小諒。子路死孔悝。君子曰傷勇。謂其名不正而義不當死也。夫名不正則義不當死。况篡竊之賊而又益以父之仇乎。康也。儀也。魏之臣也。司馬氏篡魏者也。旣殺吾父。又

篡吾君。是不特父之仇而亦君之仇也。而忘君父之仇而仕于其國。又從而死之。何不忠于魏而獨忠于晉乎。司馬氏之殺康與儀也。以除朝望而樹腹心也。彼將篡魏而此二人者傲直而不肯臣也。故因事誅之。使二人不死而見其篡。必將舉兵以討之矣。其肯使其子仕之乎。而又從而死于其難乎。張良五世相韓。爲韓報仇。綱目書曰韓人忠也。使良仕秦而死于望夷之禍。其得爲忠乎。陶潛自謂晉臣。不仕宋。綱目書曰晉處士忠也。使潛仕宋而死于營陽之禍。其得爲忠乎。張承業勸莊宗起兵志復唐祚。綱目書曰唐監軍使忠也。使承業勸莊

宗篡唐而身死于伶官之禍。其得爲忠乎。是故晉不篡魏。康雖死。紹不仕。可也。仕亦可也。何也。君臣之義。無可逃。不得以其殺吾父而仇之也。晉篡魏。康雖不死。而紹終不可仕也。何也。君之仇。猶父之仇也。然則王裒忠矣。何止于孝。紹不孝矣。焉得忠。審如是。紹固不當死乎。曰。君子仕其位。則死其官。烏得而不死。紹之失在于仕也。不在于死也。忘君父之仇。而仕于其國。則雖死。不得爲忠。充義之盡也。若忘君父之仇。而仕于其國。及乎有難。又委而去之。此又不忠不孝之大者矣。

王珪魏徵論

建成之禍。王魏不死。其難。尹氏曰。君臣之分未定也。王魏臣高祖。不臣建成。於義不當死。俞子曰。不然。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太子之死。以謀殺秦王。而爲之謀主者。王魏也。彼王魏者。君臣之分未定耶。不宜黨太子。而謀秦王。君臣之分已定耶。不宜事秦王。而背太子。彼於二者。將何居也。高祖之使王魏輔太子也。固欲其教之以孝友也。訓之以退讓也。非欲其導之以爭奪。而因以斃之也。使太子而當立也。不必有功。使太子不當立也。雖爭何益。爲王魏者。惟以立子以長之說。諫高祖。則太子安矣。惟以功成不居之說。



勸太宗則太子安矣。惟以伯夷泰伯之高義告太子。則太子安矣。奈之何導之爭且奪也。夫爭且奪之不得而至於死。則王魏之當死也明矣。古人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非謂王魏之必當死也。以謀之不臧。使太子因王魏而死。則王魏亦當以死報太子。固不得苟且隱忍求活。以自逃其死也。曰是則然矣。然管仲不死。桓公用霸。魏徵不死。太宗用興。成大功者不拘小節。徵固不以一死塞責也。曰不然。夫節義本也。功名末也。管仲不死。夫子稱其有仁。天下之功而非以不死爲正也。且仲與徵不同。周室衰微。諸侯力爭。仲出而天下匡焉。故夫子

稱其仁。貞觀之初。房杜蕭李迭進於朝。徵不過隨事納忠。未有非常之策。進唐治於三代之隆也。故吾謂齊不可無仲。而唐可以無徵。就令功與仲同。已不可以功掩其罪。而况其不如仲乎。徵於太宗朝言聽計從。相得甚殷。然身死未幾。讒間乘之。豈太宗於此忽不明哉。亦其舍義取生之迹。有以動人主之疑耳。靖難之禍。周是修與楊士奇約同死難。旣周死而楊存。反爲是修作傳。天下領士奇之相業。而忘其不死君難之羞。則魏徵爲之作俑也。嗟乎。明主賢臣之相遇也。治定功成。聲施奕世。可謂盛矣。然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吾故詳而論之。使爲

人臣者知雖以管仲之功。魏徵之直。楊士奇之賢。大節一虧。不可以晚。蓋庶幾勉於節義。而淡於功名。而謀人國家者。其所爲尤不可不慎哉。

宋太宗論

太祖舍子而立弟。太宗殺姪而立子。論者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杜后倡立長之說。以次相承。勢必以耄期臨大位。后之謬也。太祖厚其弟。太宗戕其姪。帝之忍也。趙普同受顧命。旋復背之。普之奸也。嗚呼。甚未揣於當日之情矣。蓋宋之天下。非太祖之天下。而太宗之天下也。太祖數從征伐。屢立戰功。威名素著。而德信未孚。其所

以結納謀臣。牢籠將士者。皆太宗爲之也。范質王溥之命帥。誰尸其謀。石守信等之歸心。誰固其志。黃袍加於身上。禪詔出於袖中。苟非豫圖。何能猝就。太宗旣設代周之謀。以太祖功與齒之差。長於己也。暫爲推戴。而實欲繼而有之。唐之天下。父以子成。宋之天下。兄以弟集。太祖知天下之爲太宗有也。故讓之不吝。太宗知天下之爲己有也。故取之不疑。杜后知天下之當歸於太宗也。故假立長之名。爲報功之實。趙普知天下之當歸於太宗也。故託前車之誤。爲後事之師。此皆從前已定之議。而非以後更變之局也。太祖以鼠竊狗偷之才。假應

天順人之號於是乎陽沒其定策而陰行其遜位彼二帝者固有相喻於無言者矣不然立嗣大典后命大訓而廷臣無顧命之文藩王無勒石之詔徒使謹密宮人藏之金匱豈非隱微之地固有不可告人者哉然則太祖不爲厚太宗不爲薄何則帝之傳弟非動於情迫之勢也百姓安匡義矣羣臣樂匡義矣使德昭卽位彼太宗者劉曜石虎之倫耳與其使後有篡弑之禍不若使我有遜讓之美帝蓋有所不得已也嗚呼太祖受世宗厚恩託孤寄命然取其天下恬然不恥而母后一言遂能棄萬乘如敝屣朝爲盜跖暮爲夷齊此豈人之情也

哉他日帝謂羣臣曰匡義龍行虎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帝之心折于太宗也久矣此太宗所以晏然以天下傳之子而無所顧忌也

明景帝論

南宮之變禍由王直輩勸立英宗太子而于謙不能引大義以爭之也父死子繼者萬世之經也兄終弟及者一時之權也然世治則論長世亂則尚功唐高祖起兵滅隋賴世民之力平定天下乃立建成爲太子兄弟爭奪血流禁庭宋藝祖陳橋受禪謀出太宗故廢子而立弟然猶拘國有長君之說廷美德昭不得其死明太祖

既定天下。太子早薨。而燕王有功。卒立建文。故有靖難之禍。夫有天下之功者。方能受天下之奉。未有他人竭蹶而已。獨晏然享之者也。宋王成器知之。故讓位元宗。卒安唐室。且此數君。以序則長。以分則正。然終不能奪其天下于弟者。無功故也。夫無功且不可。而况有罪乎。明室中衰。王振秉政。英宗輕身冒敵。社稷幾危。苟非景帝賢明。于謙持重。有明血食。不待甲申而後斬也。夫英有辱社稷之罪。而景有安社稷之功。則太子之立。在景之子。不在英之子。且夫景帝有少康光武之功。而責之以叔齊目夷之節。此固理之逆。而勢之難也。爲謙者當

明言見濟之當。立急立之以安東宮。明言見深之不當。立速封之以藩王室。使景帝於宮中修家人之禮。而英宗於本國有太上之尊。君臣之義無虧。而兄弟之情日篤。禍安從生哉。劉聰寇晉。元帝東遷。不聞立愍帝之子爲太子也。金兵侵宋。康王南渡。不聞立欽宗之子爲太子也。夫邦家多難。則援立長君。及乎事定。則奪之以與亡國之子。天道人情。不若是矣。方英宗棲遲漠北。冀得返國幸矣。何嘗有復位之心哉。羣臣不知大義。爭言立嗣。而于謙復不能明斥其謬。議論相持。是非莫決。前星一隕。儲位遂虛。奸雄窺伺。構成不測。然則奪門之禍。雖

謂王直輩釀成可也。嗟乎。武后得罪于宗廟。而張柬之尊之爲太后。卒有三思之禍。英宗得罪于社稷。而于謙奉之爲上皇。卒有曹石之禍。君子之疎虞。小人之萌孽。晉睿宋構。所以遲回觀望。日祝其君之死于敵國。而不願其復也。

李克論將相議

天下有施于用則效。揆之理則非者。不可不察也。魏文侯謀相于李克。克對以所親所與所舉不爲不取之說。當矣。然魏成不足以稱之。克曰。成食祿千鍾。十九在外。故得卜子夏等以爲師。翟璜不若也。夫其人果賢邪。不

爲祿來。果不賢耶。雖來何益。燕丹黃歇。致士不下數千人。而卒無救于亂亡。豈在致客之多少耶。吾觀魏國之賢。莫若子夏。學聖人之學。道王者之道。克不請以子夏爲相。而欲相舉子夏之人。是高帝之相不在蕭何。而在鄧千秋。文帝之相不在陳平。而在魏無知也。古之所謂師與相者。未嘗分而二之也。湯于伊尹。學而後臣。武于太公。父而兼傅。師也者。所以尊其道也。相也者。所以重其權。今以虛名待賢者。而以國事委庸臣。尊賢任臣。兩失之。鮑叔薦管仲。曰。治于高。使相可。武侯薦龐統。請爲治中。梁公薦張柬之。請爲宰相。夫好賢者。未有以名

致之而以貌拘之者也。成徒知致子夏而不知薦子夏。克從而和之。其得為知相體者乎。雖然。克之失。非特此也。他日謂文侯曰。吳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過也。夫禮義者。戰之具也。義則不貪。禮則不淫。貪且淫。則士不飭。民不安。其何以將。起之用兵。詐力為耳。詐勝。愚力勝怯。遇大智大勇。則殲焉。項羽之力。而死于垓下。曹操之詐。而潰于赤壁。使起遇桓文之師。其能無敗乎。故吾以克薦魏成為不知相。其薦吳起為不知將。

張說證魏元忠議

逆惡甚死。而忠美過生。名寃而歿。忍垢而存。存之樂。不

如歿之樂也。不虞而譽。求全而毀。譽之榮。不如毀之榮也。魏元忠破李敬業。折張昌宗。其所長也。唐臣仕周。其所短也。是元忠所長者。細行。所短者。大節也。昌宗怨之。誣其欲挾太子反。是將誣之為罪案。實加之以美名也。為元忠計。為愛元忠者。計與其辨而生。生而逆。孰若伏而死。死而忠。乃昌宗將置之于死。元忠苟全其生。則是人強加以忠而已。自居于逆也。張說將誣其有宋璟。劉知幾。勸之辨其無。則是惡之者。欲其忠而死。而愛之者。欲其逆而生也。人知反為逆。不知反為忠。人知不反而生。而樂不知反而死。死而樂。魏元忠過矣。張說過矣。

宋璟過矣。劉知幾過矣。元忠何過。任武氏過。挾太子非過。張說何過。黨張氏過。證元忠非過。宋璟何過。救元忠之死。而敗元忠之名。劉知幾何過。以誣爲非。不以反爲正。故曰是非不明。取舍違逆。順不辨賢否。混。

嘉靖大禮辨

大禮之議。孰主之。楊廷和也。孰爭之。張璁也。桂萼也。其餘類附者也。廷和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稱叔。不稱考。稱王。不稱帝。母不稱后。主不入廟。禮也。璁萼曰。與獻稱考。孝稱伯。武稱兄。母號太后。立廟京師。禮也。君子曰。皆非禮也。定陶成所立也。漢王仁所立也。世宗豈孝所立乎。

豈惟非孝所立。亦旣服與獻之喪。而考之矣。旣已考與獻。而叔之。則是孝宗以天下易其子。而世宗以天下棄其父。父子以利市也。如必繼續者爲考。則世繼武者也。其將考武宗乎。可以不考武宗。則可以見武宗。可以見武宗。則可以伯孝宗。可以伯孝宗。則可以考與獻。以天子之故。叔其父。是忘親也。以父之故。辭天下。是慢君也。忘親不仁。慢君不敬。故論禮之至。莫若考與獻。而繼武宗。雖然。稱考禮也。稱帝非禮。帝有天下之號也。其實考也。稱之爲考。其實王也。何名爲帝。周公死。成王賜以天子禮樂。非禮也。周公非王而王之也。孔子死。弟子書曰。

藝海珍塵  
孔子卒非禮也。孔子已致爲大夫而仍大夫之也。興獻稱帝則何以自解於周孔也。周王三后。敘王迹之基也。興獻無是也。漢皇太公善則歸親也。興獻無是也。且周漢改命者也。世宗繼世者也。故曰不宜帝也。祖有功宗有德。建文不宗亡也。景泰不宗僭也。而興獻稱宗可乎。立廟可也。入太廟不可也。繼且躋武宗而上之。穆混昭也。新聞舊也。卑踰尊也。夫可以后妻子不可以后母子。后母猶可言也。藩妾並嫡不可言也。然則宜如何事之以母號之。以妃若庶子之事生母焉可也。

黃老對

或問于予曰。世俗皆稱黃老同乎。否。予對曰。同。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以無爲爲治者。黃帝也。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以無爲爲教者。老子也。是則同。然則黃老何如人也。曰。黃帝聖。老子賢。夫黃帝五帝之一也。老子異端之祖也。然則黃帝亦異端乎。老子亦古帝乎。曰。黃老道同而時異。黃帝之時。其俗朴。其民醇。制度未立。而禮樂方興。于是恭修玄默。而天下安焉。此黃帝所以治也。老子居三代之後。乃欲毀棄仁義。滅裂刑政。以游于清淨寂寞之鄉。是惡熱而臥冰也。嬰兒食乳。成人食粟。不得強成人而食嬰兒之食也。死



夫衣布天子衣裘不得屈天子而衣匹夫之衣也。虞舜逸文王勞禹稷憂顏子樂。惟其時也。易此則亂。故曰異端也。然則老子既異端矣。而子猶曰賢。何也。曰老子周之隱君子也。彼見夫周末之弊也。禮厭其文。法厭其迹。于是以清淨寂寞者正之。有激而云也。故以之自治。不失為賢者。以之治人。則流為異端。然則黃老之學。不可以治天下乎。曰。烏知其不可。名法勝治之。以黃老道德雜治之。以孔孟。故漢文帝宗黃老而致治。王安石飾孔孟而基亂。則時為之也。故曰聖人者不為先時。不為後時。

春雨賦

太昊司辰兮。勾芒始盛。三陽泰來兮。一元轉令。嚴寒節遷兮。春和序正。羣卉向榮兮。洪鈞流慶。爾乃谷風解凍。蟄雷發聲。衆彙挺質。品物懷情。天含和而下沛。地鬱勃而上迎。日躔虛而方旦。月離畢而旋行。雲紛紜以密布。雨淅瀝以漸傾。其為狀也。以經以緯。若疎若稠。將興復止。欲去還留。聲緩轉兮。間息。色陰曠兮。綢繆。性輕盈兮。善墜。體圓映兮。常流。氣溫和兮。不迫。形散漫兮。未收。於是太液通波。甘泉成瀆。千里息塵。萬輦駐輻。山接雲兮。無巔。水連天兮。靡陸。烟擁樹兮。迷邨。草隨風兮。掩谷。魚

適機兮出鱗。鳥憚飛兮思宿。盈壘濯漑。沛然蓬萊甘醴。  
下九霄。緣雷承隅。燦乎海若明珠。傾萬斛。花帶澤以徘徊。  
徊兮。美女含愁。樹憑虛以嘯傲兮。高人新沐。望慰舉趾。  
之農。恩被向陽之木。所以降桑田而稱靈。序時令兮。名  
穀。當斯時也。則有閨中寂寞。陌上流連。良人萬里之子。  
一天雨音。凄切。雨意纏綿。羅裾微濕。角枕空懸。捲珠簾  
兮。欲泣。上翠樓兮。自憐。乃若瞻念良朋。永懷知己。春服  
方新。春酒既旨。風雨淒其。雞鳴不已。高山流水兮。獨知。  
白雪陽春兮。誰擬。白日思臥。中宵欲起。孰有如棲遲旅  
舍。展轉故鄉。靈根夙隕。道路阻長。望關山兮。極目瞻丘。

隴兮。斷腸感雨露之既降。如日月之方將。為王命兮。靡  
盪。展子職兮。不遑。執書器兮。怵惕。撫楛捲兮。徬徨。睹景  
物兮。代謝。聊咏歌兮。自傷。

秋月賦

惟太陰之素質。翳大造之精瑩。不規而圓兮。不澄而清。  
不繫而懸兮。不推而行。附陽光兮。掩映。循時序兮。虧盈。  
雖值夜而常照。亦至秋而倍明。吁嗟乎。悲哉秋也。色淒  
以愴。景蕭以索。氣霽天表。聲藏地宅。河漢秋高。江湖秋  
白。涼風秋清。浮霞秋闕。秋樹落庭。秋蛩吟壁。故傷秋者  
萬象俱凋。而玩月者百端皆集。若夫其寒也。如冰雪之

結其光也。如劍鋒之旋。載生兮。如鈎斯釣。半輪兮。如弓  
斯絃。焜耀兮。銀盤之設。燦爛兮。金鏡之懸。秋露凄其兮。  
湘妃泣竹。秋葉飄然兮。潘后步蓮。卿雲縵兮。高唐神出  
於山岫。銀河逼兮。若邪女浣於溪邊。綠珠將墜兮。輕身  
樓下。飛燕憑空兮。獨倚粧前。且是月也。千里雖同。而三  
時各異。爾乃流火戒序。商飈示威。魚龍寂寞。草木摧靡。  
哀砧激楚。紈扇何依。燦錦章兮。隱見望鵲橋兮。是非至  
若丹桂生芳。朱葵變色。歸雁長鳴。舞鶴奮翼。蟾影兮。若  
真兔形兮。不匿明徹。九秋暉照八域。有如金天易令。玉  
露催寒。楓凋郊野。水涸溪灘。秋聲唧唧。月色團團。觀叢

菊兮。濺淚把茱萸兮。細看當其星啟清宵。燈傳薄暮。入  
戶連瓊。橫天練素。簾捲深閨。舟行古渡。懷之子兮。倚樓  
念故鄉兮。獨步俄而。圓靈漸徹。清夜方長。歌臺罷曲。舞  
榭更裳。傷心蕭瑟。極目蒼茫。覩太虛兮。慘淡當此夕兮。  
徜徉迨至。影轉迴檣。光移曲徑。城上烏啼。江間波定。空  
山寂寂兮。風送晨鐘。長路迢迢兮。霜催早乘。慨秋興之  
方深。驚殘夢之欲醒。是故月之爲用也。一秋三序。序易  
則悲。一夜三候。候易則思。明晦無度。升沉有時。征夫迴  
首兮。良友懷私。美人斷腸兮。騷士竭辭。彼春夏之炯炯  
兮。鬱而不舒。亦嚴冬之娟娟兮。衰而不起。未若茲秋兮。

氣得其平。景難爲擬。樂者以憂。兮悲者以喜。懷抱由人。兮歌嘯惟已。筆不能宣。情莫能已。旣仰觀乎蒼穹。庶有得乎微旨。

罷弈文

二客弈於庭。息機子從旁觀焉。其始也。局旣布。子乃分。二客悠然。喜怒不形。未幾。爭數子。皆瞪目疑視。惟恐失。若強敵在前。誓不返顧也。已而勝負分。勝者喜。敗者怒。如是者再三局。乃竟。于是計其子而較多寡焉。喜者恬然。怒者釋然。明日。閑暇。客復來。局布若疇昔。息機子乃謂客曰。疇昔之局。其始也有不患其敗。而冀其勝者歟。

曰。然。至于今。豈非勝負已過。而喜怒俱忘者耶。曰。然。當其爭也。有不嫉之如仇讐者歟。曰。然。當其不爭也。有不相讓而不自矜者耶。曰。然。夫弈小數也。其勝何益。其敗何損。何爲始而患。何爲終而忘。何爲始而爭。何爲終而讓。子能識其所以然乎。曰。不知也。嗚呼。吾告子以故。夫天地弈局也。萬物弈子也。在事前則患。在事後則忘。在事中則爭。在事外則讓。人以事後之見處事前。則患心。人以事外之見處事中。則爭心。熄。庶人弈于財。士大夫弈于富貴。帝王弈于天下。皆弈也。今子不以數子視天下。而以天下視數子。擾擾者將安所底乎。語云。工畫

者壽。工碁者天。畫者生機。碁者殺機。廢其局。斂其子。全  
生。遠殺之術也。二客聞之。矍然深省。視局若虛。視子若  
棄。于是遂罷弈。

全鏡文

無心公首蓬而面垢。客過之。視而笑。無心公疑之。窺鏡  
而觀。則儼然者。非人狀也。怒甚。執鏡而將毀焉。數之曰。  
上古之世。美者自美。惡者自惡。子美。子惡。汝何與焉。自  
汝之立。美惡始分。獨處則匿。相形則爭。人之不靖。職汝  
之因。我將毀汝之鑿。而全我之眞。庶其宙乎。言未訖。有  
神自鏡中躍出。答之曰。嘻。子何見之謬也。夫美者爾美。

非子能于爾乎美也。惡者爾惡。非子能于爾乎惡也。子  
告爾以美惡。爾乃增其美而飾其惡。子非欺爾也。子實  
助爾。子何咎焉。是故予之爲物。有是非。無毀譽。有善否。  
無愛憎。因其來而應以往。斯已矣。夫美惡之所以分。寧  
獨子乎。鑒于水者。見其容也。鑒于火者。見其影也。水清  
故靈。火明故照。既清且明。子實備之。爾雖毀子。能竭天  
下之水。而熄天下之火乎。是故堯舜禹湯君之鏡也。稷  
契伊周臣之鏡也。孔孟程朱士之鏡也。爾將毀我。何異  
秦皇之焚書。以愚百姓乎。爾無怒。姑理爾首。條爾面。而  
子猶惡爾。則子之毀也。無恨。無心公悔悟。于是理其首。

藝海珠塵  
絳其面。窺鏡而觀。天下美丈夫。不過也。乃自咎曰。鏡成  
我之美者也。非彰我之惡者也。神告我矣。予恥其惡而  
惟鏡之毀。欺已耳。不能欺人也。欺人耳。不能欺神大哉。  
鏡乎。遂揖客而謝。鏡乃得全。是故鏡能美人。惡人。而人  
不敢怒。自無心公始。



藝海珠塵

集部詩文評類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歙縣 鮑勳茂 樹堂校

聲調譜

趙執信纂

執信字仲符號秋谷山東益都人康熙  
己未進士官左春坊左贊善有餘山堂

詩文集

聲調譜論例

古樂府須知其題意明其比興使氣味音節皆得古人  
之致可矣其詩有轉韻一韻長短句近體絕句之不同  
不可選也須細會之

新樂府皆自製題大都言時事而中含美刺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此詩家眞實本領近代名公亡之久矣亦宜全讀不必選也其體同古樂府少近體讀少陵所作自見

漢人歌謠之采入樂府者如上留田霍家奴羅敷行之類多言當世事少陵所作新題樂府題雖異於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後此體紛紛矣總而言之制詩以協於樂一也采詩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倚其聲爲詩三也自製新曲四也擬古五也咏古題六也并少陵之新題樂府而爲七古樂府盡此矣唐末有長短句宋有

詞金有北曲元有南曲今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吳歌皆樂府之餘裔也樂府不難知而今人都不解請具言之太白祖述騷雅下逮梁陳七言無所不包奇之又奇而字字有本諷刺沉切自古未有也後人宜以爲法樂府本詞多平美晉魏宋齊樂府取奏多聲牙不可通由樂人於不合宮商者增損其文又或有聲無文聲詞混填至於不可通者非本詩如是也李于鱗乃取晉宋齊隋樂志所載截而句擬之生吞活剝謂之擬樂府而宗子相所作全不可通陳子龍效之讀之使人失笑王元美論歌行云有奇句奪人魄者直以爲歌行而不知其

為擬古樂府也。樂府詞體不一。漢人承離騷之後。故歌謠多奇語。魏武悲涼慷慨。與詩人不同。而史志所載。亦有平美者。班婕妤團扇。青青河畔草。皆樂府也。鍾伯敬承于鱗之說。遂謂奇詭聱牙者為樂府。平美者為詩。至謂古詩某句似樂府。樂府某句似古詩。謬之極矣。古來言樂府者。惟宋書最詳整。其次則隋書及南齊書。晉書樂志不及也。郭茂倩樂府詩集。為詩而作。刪諸家樂志。作序甚明白。而無遺悞。作歌行樂府者。不可不讀律詩。後譜畧採數首。不外於前所謂舉一隅也。集中所選。雖不盡當。要須熟讀。以接風騷遺則。

凡平聲俱用。○仄聲俱用。●與律句同者。不著筆。近體中不拗者。亦不著筆。

聲調前譜

五言古詩

秦越人洞中詠 于鵠

扁鵲得字仙處傳是西南峯。三平年年山下人。下句是

第五字必平。第三字平亦拗。以別律。長見騎白龍。上註言凡下句是律。之調如此。非謂此句。

而非此句亦非律也。洞門黑無底。同律。日夜惟雷風。三平清齋將入

時。平戴星兼抱松。拗律句。○拗在第三字。平。石徑陰且寒。平地

響知遠鐘。似行山林。三平外聞葉履聲重。上句不律。下句可律。○此



律底礙更俯身四字仄上漸遠書夜四同時時白蝙蝠律  
飛入茅衣中三行久路轉窄四靜聞則為律矣水淙平  
淙但願逢一人平自得朝天宮平

總之兩句一聯中斷不得與律詩相亂也

息舟荆溪入陽羨南山遊善權寺呈李功曹羊士

結纜蘭渚曉紫崑平上仄連平岡晏温值初霽二四平起句  
二四仄得此句調甚協去繞山河長三獻歲冰雪盡細仄在律詩則為失調  
泉在路傍行披松杉四入激瀾橫石梁層閣表精廬律  
飛薨切雲翔冲襟得高步清眺極遠三方潭嶂積仄佳

氣蕙英多平早芳二句律中拗具觀澤仄國秀重使春  
心傷三念遵煩平促塗與澤國句並拗律榮利驚隙光勉君脫  
冠意共匿無何鄉三

七言古詩

西山詩和者三十餘人再次前韻為謝蘇軾

朱顏發過如春醅胸中梨棗初未栽丹砂未易掃白髮  
赤松却欲參黃梅寒溪本自遠公社句律白蓮翠竹依  
崔嵬當時石泉照金像神光夜發如五臺飲泉鑑面得  
真意亦拗坐視萬物皆浮埃欲收暮景返田里亦拗逆  
滌江水窮離堆還朝豈獨羞老病自歎才盡傾空壘諸

公渠渠若夏屋吞吐風月清。隅隈我如廢井久不食。古  
甃缺落生陰苔。數詩往復相感發。汲新除舊寒光開。遙  
知二月春江濶。律雪浪倒捲雲峯摧。石中無聲水亦靜。  
云何解轉空山雷。欲就諸公評此句。律要識憂喜何從  
來。願求南宗一勺水。往與屈賈湔餘哀。

和蔣夔寄茶

我生百事常隨緣。四方水陸無不便。第五字平第六字仄扁  
舟渡江適吳越。仄此字不可三年飲食窮芳鮮。此三字  
字必仄如第四字平則第六字  
必仄以救之此法人多不知金齏玉膾飯炊雪。拗律  
海螯江柱初脫泉臨風飽食甘寢罷一甌花乳浮輕圓

自從捨舟入東武。沃野便到桑麻川。翦毛胡羊大如馬。  
誰記鹿角腥盤筵。廚中蒸粟埋飯甕。大約更取酸生涎。  
拈羅銅碾棄不用。脂麻白土須益研。故人猶作舊眼看。  
謂我好尚如當年。沙谿北苑強分別。拗水脚一線爭誰  
先。清詩兩幅寄千里。上句雖不論亦宜少拗乃健。紫  
金百餅費萬錢。末六字仄獨令此正謂第五字拗也。紫  
恐偷乞煩封纒。老妻稚子不知愛。拗一半已入薑鹽煎。  
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死生禍福久不擇。  
更論甘苦爭媿妍。知君窮旅不自釋。因詩此二字寄謝  
聊相鑷。

樂詞

正月 李賀

上樓迎春。新春歸。皆六字。平。暗黃。平。著柳宮漏。仄。遲薄薄淡。  
靄弄野。皆六字。下句。可律。寒綠幽風生。平。短絲。律。第五  
字。用。平。少。錦牀曉臥玉。切。肌冷露臉未開。平。對朝。平。暝  
官衙柳帶不。切。堪折蚤晚。葛蒲勝結。結。

三月

東方風來滿眼春。花城柳暗愁煞人。複宮深凝竹風起。  
新翠舞衿淨如水。光風轉蕙百。切。餘里暖霧驅雲撲天。  
地軍妝宮妓掃。切。蛾淺搖搖錦旗夾城暖。曲水飄香去。

不歸梨花落盡成秋苑。

此二句亦宜少拗乃健。謂二句俱律也。

五月

雕玉押簾額。輕縠籠虛門。并汲鉛華水。律。扇織鴛鴦紋。  
三。迴雪舞涼殿。甘露洗空綠。第一句。同此。二。羅袖從徊  
平。三。香汗滴寶粟。

七月

星依雲渚冷。律。露滴盤中圓。平。三。好花生木末。律。衰蕙愁。  
空。圓。平。三。亦。律。句。矣。夜天如玉砌。池葉極青錢。律。二。句。僅  
厭舞。仄。衫薄稍知花。平。簟寒。二。句。律。曉風何拂拂。律。北斗  
光闌干。

九月

離宮散螢天似水竹黃池冷芙蓉死律句月綴金鋪光脉

脉涼院虛庭空淡白二句亦律露華飛飛風草草翠錦斑爛

滿層道律句雞人罷唱曉瓏璵鴉啼金井下疎桐二句亦律

十月

玉壺銀箭稍難傾律缸花夜笑凝幽明碎霜斜舞上羅

幕律句燭龍兩行照飛閣珠幃怨臥不成眠律金鳳刺衣

著體寒第五字仄與長眉對月鬪鸞環律

五言律詩

句溪夏日送盧霽秀才歸土屋山將欲赴舉杜牧

野店正宜平分泊宜仄繭蠶初宜仄而平第一引絲第三

上句。亦可不救。行人碧宜平溪宜仄渡宜平字拗句。第四

字斷斷用仄。今繫馬綠楊枝而實對苒苒跡始去五字

人不論者非。悠悠心此字必平所期此必不可不救因上

聲字妙。必以此第三字平聲救之。秋山念君別拗同

否則落調矣。上句仄仄平仄仄亦同。秋山念君別第三

落花 李商隱

高閣客竟去起拗句小園花此字亂飛此二句同前參差

連海陌迢遞送斜暉腸斷未忍掃同起眼此字穿仍欲

歸同次芳心向春盡同前第三所得是沾衣七

平平仄仄仄下句仄仄仄平平律詩常用若仄平仄仄仄則為落調矣蓋下有三仄上必有一平也

律詩平平仄仄平第二句之正格若仄平平仄平變而仍律者也拗是仄平仄仄平則古詩句矣此格人多不知者由一三五不論一語誤之也

七言不過於五言上加平平仄仄耳

拗處總在第五第六字上七言之五六字即五言之三四字可以類推

起句第二字仄第四字平者如仄仄平平仄或平仄平平仄或平仄仄平仄俱可若平仄平仄仄則古詩

句矣

起句仄仄仄平仄或平仄仄平仄唐人亦有此調但

下句必須用三平或四平如仄平平仄平平

上句第三字平下句第三字可仄若上句第三字仄

下句第三字斷宜平此在首聯唐人亦有不拘者若

二聯則必不容不嚴矣

聲調後譜

五言古詩

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塔

岑參

塔勢如湧出句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

卷之三

聲調譜

突兀壓神州律句崢嶸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五七層摩蒼穹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連山若波濤奔湊爭朝東青槐夾馳道律句宮館何玲瓏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淨理了可悟五勝因夙所宗物誓將掛冠去覺道資無窮結四句文選體

無一聯是律者平韻古體以此為式前譜中亦具矣

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王維

秋色有佳興况君池上閒起二句在律詩中則為用古調。即是物律。悠悠西林下自識門前山千里橫黛色數峰出雲間嵯峨對秦國物律句合沓藏荆關殘雨斜日照夕嵐飛鳥還物律句

故人今尙爾歎息此頽頽末二句入律盛唐人時有之。亦粘物律句調也。

青谿

言入黃花川每逐青谿水律句隨山將萬轉律句趨途粘無百里律句聲喧亂石中色靜深松裏二句粘漾漾汎菱苕律句澄澄映葭葦物律句我心素已閒清川淡如此物律句請留盤石上律句。上字仄合。下句便非律體。垂釣將已矣

近體有用仄韻者仄韻古詩却自不同只在黏聯及上句落字中細玩之

秋登萬山寄張五孟浩然

北山白雲裏我心素已閒并此。俱是天然古句。隱者自怡悅物律句相望

聲調譜

久

試登高律句心隨雁飛滅拗律句愁因薄暮起仄字。此句

律句仍是古調興是清秋發律句時見歸村人平沙渡頭歇拗律句

天邊樹若薺仄字。第三字用仄亦江畔洲如月律句

上句第三字第五字用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末二

律句

平平仄平仄為拗律句乃仄韻古詩下句之正調也

夏日南亭懷辛大

山光忽西落第五池月漸東上散髮乘夜涼開軒臥閒

敞同起句俱荷風送香氣第五字仄竹露滴清響第三

亦拗律句欲取鳴琴彈恨無知音賞感此懷故人中心勞夢

想律句

開元天寶之間鉅公大手頗尚不循沈宋之格至中唐以後詩賦試帖日嚴古近體遂判不相入然盛唐諸公詩亦無四句純律者今人不得藉口也

七言古詩

扶風豪士歌 李白

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

古白骨相撐如亂麻句我亦東奔向吳國浮雲四塞道

路賒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掃落花梧桐楊柳拂

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將轉韻處微入律參之。第扶

風豪士天下奇轉仍用平韻意氣相傾山可移物律作人不

倚將軍勢律飲酒豈顧尚書期疊韻雕盤綺食會眾客吳歌

趙舞香風吹原嘗春陵六國時參之開心寫意君所知

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二句近律然音調

律下句撫長劍一場看清水白石何離離脫我帽向君

笑忽二短句飲君酒為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物律橋

邊黃石知我心結以張良自寓方與篇首相關

此歌行之極則神變不可方物矣

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燭照通首在此山水壁畫歌

高堂粉壁圖蓬瀛燭前一見滄洲情洪波洶湧山崢嶸

皎若丹邱隔海望赤四字城九字句只以光中乍喜嵐

氣仄滅謂逢山陰晴四字後雪迴溪碧流寂無喧又如

秦人月下窺桃源調法見了然不覺清心魂疊韻祇將

疊嶂鳴秋猿與君對此歡未仄歇放歌行吟達明發完

照却顧海客揚雲帆便欲因之向溟渤物律

末句亦是仄韻七言古詩正調與五言同

夢遊天姥吟留別

海客談瀛洲烟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

或可觀觀此可知轉韻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岳掩

赤六字城天台一萬八千丈物律對此欲倒東南傾我



夢海珠居

欲因之夢吳越句一夜飛度仄鏡湖月湖月照我影

送我至剡字溪謝公宿處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啼

脚著謝公屐句身登青雲梯字半壁見海日五仄

空中聞天雞五平千巖萬壑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

熊咆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巖雲青青兮欲雨水

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靂邱巒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

六字句四字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為

衣兮風為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迴車

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動恍驚起而長嗟惟覺

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烟霞此四句皆六言若非下世間

句用三平則失調參之

行樂亦如此句古來萬事東流水句別君去兮何時

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句訪名山句

韻岩甚妙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樂遊園歌杜甫

樂遊古園翠森爽烟緜碧草萋萋長句公子華筵勢最

高秦川對酒平如掌句長生木瓢示真句更調鞍

馬狂歡賞句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句

聞闔晴開談蕩蕩句曲江翠幕排銀榜句拂水低徊

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句却憶年年人醉時句只今

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句百罰深盃亦不辭句

純用

聲調譜

三

律調六句。聖可朝。亦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却妙絕。  
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律二句

漢陂行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漢陂。律句天地黯慘忽異色。六仄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律句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律二句  
主人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律二句沉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淨。如拭律句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律二句  
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窈窕冲融閒。律二句此處平下詩調。轉韻用平

船。艇。暝。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羣。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律句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律二句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已盡轉韻之格調矣

丹青引

將軍魏武之子孫。于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律句少卿學書初學衛夫人。律句但恨無過王。平右軍。律句少卿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律句凌烟功臣少顏

色將軍下筆開生面句律。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閒大  
 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句律先帝天馬  
 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句律迴立  
 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  
 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  
 庭前屹相向。轉韻句要緊至尊含笑催賜金。圜人太僕  
 皆惆悵。半律句。以第一弟子韓幹早入室。六亦能畫  
 馬窮殊相。半律幹惟畫肉不畫骨。六忍使驂驪氣凋喪。  
 句律將軍盡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卽今飄泊干  
 戈際。律屢貌尋常行。平最路人亦律途窮反遭俗眼白。  
要緊

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句律終日坎壈纏  
 其身。

寄韓諫議注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床。美人娟娟隔秋水。  
 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霜。  
 玉京羣帝集北斗。或騎麒麟翳鳳凰。芙蓉旌旗烟霧樂。  
 影動倒景搖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疊韻羽人稀少不在  
 旁。似聞昨者赤松子。句律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  
 定長安。落字用平帷幄未改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  
 色難腥。腐餐楓香周南留帶占所惜。南極老人應壽昌。

美人胡為

平聲語辭也

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

通篇比興

平韻不轉格妙不板排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

韓愈

皇甫補官古賁渾時當玄冬澤乾源山狂谷很相吐吞  
風怒不休何軒軒擺磨出火以自燔有聲夜中驚莫原  
天跳地踔顛乾坤赫赫上照窮厓垠截然高周燒四垣  
神焦鬼爛無逃門三光弛隳不復暎虎熊麋猪逮猴猿  
水龍鼉龜魚與鼃鴟鴞鷹雉鷓鴣魚煨燼孰飛奔  
祝融告休酌卑尊錯陳齊去聲玫瑰闢華園芙蓉披猖塞鮮  
繁千鐘萬鼓咽耳喧攢雜啾噉沸箴塤彤幢絳旃紫纛

燔炎官熱屬朱冠禪髮其肉皮通胫鬢積胸垓腹車掀  
轆緹顏靺股豹兩韃霞車虹鞞日轂幡丹旌縹蓋緋繡  
帟紅帷赤幕羅脈脈益池波風肉陵屯谿衍巨壑頗黎  
盆豆登五山瀛四鑿熙熙醺醺笑語言雷公擘山海水  
翻齒牙嚼齧舌腭反電光礮礮頰目暖頊冥收威避玄  
根斥棄輿馬背厥孫縮身潛喘拳肩跟君臣相憐加愛  
恩命黑螭偵焚其元天關悠悠不可援夢通上帝血面  
論側身欲進叱於闐律句帝賜九河湔涕痕物律句又詔巫  
陽反其魂徐命之前問何寃火行於冬古所存我如禁  
之絕其殮女丁婦王傳世婚一朝結讎奈後昆時行當

反慎藏存律視桃著花可小騫月及申酉利復怨助汝  
 五龍及九鯤溺厥邑囚之崑崙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  
 出真遂上焚要子和增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  
 古詩平韻句法盡於此中矣柏梁句句用韻雜律句  
 其中猶不用韻之句偶入律調下句救之也  
 此篇各種句法俱備然中有數句雖是古體止可用  
 於柏梁至於尋常古詩斷不可用轉韻尤不可用  
 之則失調當細辨之如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  
 平平平是也又如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亦當酌用之轉  
 韻中不宜以其乖於音節耳

石鼓歌

張生手持石鼓文起句不押韻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  
 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凌遲四海沸宣王憤起  
 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蒐于岐陽  
 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  
 隳嗟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  
 野火燎鬼神守護煩拗嗚呼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  
 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拗字體不類隸與蝌年深  
 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衆仙下拗  
 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

聲調譜

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編迫無。委他孔子西行不到秦。  
平律句。倚擬星宿遺。羲娥嗟予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  
平律句。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  
軍在右輔。為我量度掘。曰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  
寶存豈多。瓊苞席裏可立致。十鼓祇載數駱駝。薦諸太  
廟比部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  
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剡苔剔  
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大厦深簷與仄蓋覆。律句  
經歷久遠期無它。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媿嬰。  
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娑。日銷月鑠就埋沒。

物律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  
白鵝。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無  
事日。柄任儒術崇邱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辨口如  
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物律句。嗚呼吾意其蹉跎。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興南望愁羣山。攢天鬼鬼凍相映。  
君仍寄命於其閒。秩卑俸薄食口衆。豈有酒食開容顏。  
殿前羣公賜食罷。驩躡踟躕路驕且閑。稱多量。少鑿裁密。  
物律句。豈念幽桂遺榛菅。幾欲犯嚴出薦口。第四字平  
近律而拗氣象。碻兀未可仄攀。歸來隕涕掩關臥。物律句。心之紛亂誰

能刪六平詩翁憔悴。虜荒棘句。清玉刻珮。聯玦環。脂  
遮眼臥壯士。大弨掛壁無由彎。乾坤惠施萬物。遂獨於  
數子懷偏慳。朝歛暮暗不可解。我心安得如石頑。

押韻強穩。開宋人法門。

韓碑 李商隱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誓將上雪列聖恥。  
六仄坐法宮中朝。四夷律句。淮西有賊五十載。封狼生  
豨。龜生鬻七。不據山河據平地。句。長戈利矛日可麾。  
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死神扶持。腰懸相印作都  
統。句。陰風慘淡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牙爪。句。儀曹

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眾猶虎貔。入蔡  
縛賊獻太廟。七。功無與讓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  
從事愈宜為詞愈拜稽首。蹈且舞七。金石刻畫臣能  
為古者世稱平。大手筆近律。而句。此事不繫於職司。當仁自  
古有不讓。言訖屢領天子頤。句。公退齋戒坐小閣。濡  
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  
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咏  
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斗。句。負以靈鼈盤以  
螭。句。相儼句。奇意重喻者少。龔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  
尺拽碑倒。句。巖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

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燿赫。此字必仄流淳熙。此處註明第四句同調者可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躋。願書萬本誦萬遍。口角流沫右手厭。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為封禪玉檢明堂基。

七言古不轉韻平聲格已盡矣仄韻可推。

齊梁體

和杜麟臺元志春情 沈佺期

嘉樹滿中園。氛氲羅秀色。不見不粘仙山雲。倚琴空太息。沉思若在夢。緘怨似無憶。青春不粘坐南移。白日忽

西匿。蛾眉不粘返清鏡。閨中不相識。末二句古體亦與古詩相入。

宿東亭曉興 白居易

温温土爐火。耿耿紗籠燭。獨抱一張琴。夜入東齋宿。折窗聲度殘漏。此句却粘。不折腰正調。簾影浮初旭。頭癢曉梳多眼昏。春睡足。負暄簷宇下。第五字用仄。散步池塘曲。南雁去未迴。東風來何速。雪依瓦溝白。第五字仄。草繞牆根綠。何言不粘上萬戶州太守常幽獨。

若上句末字平。及下聯與上聯相黏。便是仄韻律詩也。

邊笳曲 温庭筠



朔管迎秋動。末字雕陰雁來早。上郡粘不隱黃雲。天山吹  
白草。嘶馬粘渡寒磧。末字朝陽照雪堡。江南戍客心。門  
外芙蓉老。

晴雲

李商隱

緩逐烟波起。如妬柳綿飄。故臨飛閣度。欲入迴波銷。三  
綵歌憐畫扇。啟景弄柔條。更奈天南位。牛渚宿殘宵。次

半格詩

小閣閒坐

白居易

閣前竹蕭蕭。第五閣下水潺潺。律拂簾卷簾坐。清風生

其閒。五字靜聞新蟬鳴。遠見飛鳥。可平。惟此詩此還。  
以上平但有巾掛壁。第五字仄而無客叩關。二疎返故里。  
古體。第五四老歸舊山。古句吾亦適所願。第五求閒而得閒。後  
句齊梁。第二字上。下粘末字上下諧。

五言律詩

五言律詩

杜甫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拗未解憶長安。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拗雙照淚痕乾。

春宿左省

花隱掖。拗垣。平暮啾啾。棲。平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

聲調譜

聲調譜

字

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句物數問夜如何

送遠

帶甲滿天地句物胡為君平遠行親朋盡可一哭鞍馬去孤城起四句與前首草木歲月晚五仄字水月二字入聲妙五仄無一入聲字在內依然無調也關河霜此字雪清別離已昨日物句中因見古人情唐後無

登裴秀才小臺作王維

端居不出戶滿目望雲山落日鳥邊下秋原人外閒遙知遠林際落日下三不見此簷間好客多乘月應平門

莫上關

與諸子登峴山孟浩然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迹我輩復登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廣陵逢薛八

士有不得志五棲棲吳必楚閒廣陵相遇罷彭蠡泛舟還檣出江中樹波連海上山風帆明日遠何處更追攀

與前譜合看盡之矣

七言律詩

望嶽杜甫

西岳峻嶒竦處尊。諸峯羅立如兒孫。安得二杖字不粘。挂到玉女洗頭盆。安得二杖字不粘。句。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通天有一門。稍待西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前四句拗。後四句諧。正體也。拗律上下句亦須帶黏。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起句即拗。今俗云必還如何。遂在揚

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

暮。若為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白

頭。

所思

苦憶荆州醉。司馬同謫官樽酒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

處。一柱觀頭眠。幾回觀字仄。眠字必平。此可憐。懷抱向

人盡欲問平安。無平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

灑。瀕堆第七句本。是正粘。因第五句不粘。此句亦不粘矣。

此種詩不可不學。不學則無格。專學則滑

矣。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鶻冠。春水船如天上坐。

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閒幔。片片輕鷗下急湍。

雲白山青萬此字可仄。第五字仄。上二字必平。餘里

愁看直北是長安。

凡拗律詩無八句純拗者其中必有諧句如上四拗下四諧上六拗下二諧或中閒拗前後諧若不粘不諧定是古詩

五言絕句

古怨 孟郊

試妾與君淚兩處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為誰死 此四句齊梁體

送別

丈夫未得意行行且低眉素琴彈復彈會有知音知 此

絕句

兩句為聯四句為絕始於六朝元非近體後人誤以絕句為絕律詩故致多此一問

七言絕句

橫江詞 李白

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 樂府也

山中問答

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荅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古詩也

善母未應

聲調譜

三

山中與友人對酌

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

明朝有意抱琴來。物體也。後二句諧。

聲調續譜

樂府

怨詩行 曹植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思愁婦。悲嘆有餘哀。一解  
借問嘆者誰。自云蕩子妻。夫行踰十載。賤妾常獨棲。二解  
念君過於渴。思君劇於飢。君作高山柏。妾為濁水泥。三解  
北風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淚墮不能止。四解

浮沉各異路。會合當何諧。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五解

君懷常不開。賤妾當何依。恩情中道絕。流止任東西。六解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七解

樂府惟漢魏中著解者多。蓋樂府自三百篇出一解。

猶風雅中一章耳。大都不著解者。通為一章。意句不

得重複。前後縮應。森細著解者。詞意循環相生。如我

之棄婦詞第二首。亦可四句為一解也。

欲知樂府源流。非檢郭茂倩樂府不可。

雜言

寄杜拾遺 任華

杜拾遺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與君別來已多時。何嘗  
一日不相思。杜拾遺。知不知。昨日有人誦得數篇黃絹  
詞。吾怪異奇特。借問果然稱是杜二之所爲。勢攫虎豹。  
氣騰蛟螭。滄海無風似鼓蕩。華岳平地欲奔馳。曹劉俯  
仰慚大敵。沈謝逡巡稱小兒。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  
諸人見所作。無不心膽破。郎官叢裏作狂歌。丞相閣中  
常醉臥。前年皇帝歸長安。承恩濶步青雲端。積翠扈遊  
花匝匝。披香寓直月團樂。英才特達承天睠。公卿無不  
相欽羨。只緣汲黯好直言。遂使安仁却爲掾。如今避地  
錦城隅。幕下英寮每日相隨提玉壺。半醉起舞將鬢鬚。

乍低乍昂。旁若無。古人制禮。但爲防俗士。豈得爲君設  
之乎。而我不飛不鳴。亦何以。只待朝廷有知己。亦曾讀  
却無限書。拙詩一句兩句在人耳。如今看之總無益。又  
不能崎嶇傍朝市。且當事耕稼。豈得便徒爾。南陽葛亮  
爲友朋。東山謝安作鄰里。閒常把琴弄。悶卽攜尊起。鶯  
啼二月三月時。花發千山萬山裏。此時幽曠無人知。火  
急將書憑驛使。爲報杜拾遺。

此詩題上元有雜言二字。

雜言所以不列於譜者。以其句法卽同於五七言古  
詩句法也。八九十一字句。不過因七言古詩擴而充

之亦只在末四字中尋筋節其轉韻處與轉韻歌行同三四字句不拘可以意會耳

既無定局字句多寡長短皆任意從何譜之舉一隅以三隅反可也

蜀道難 李白

噫吁噉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巖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邈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嶺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鈎連上有六龍迴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迴川黃鶴之飛向不得過猿猱欲渡愁攀援青泥

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崑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百鳥號古木雄飛呼雌遶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砢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非親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蚤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青蓮集他作尚多此種實鼻祖也

栢梁體

筌篔引

王昌齡

盧溪郡南夜泊舟。夜聞兩岸羌戎謳。其時月黑猿啾啾。  
 微雨沾衣令人愁。有一遷客登高樓。不言不寐彈箏篔。  
 彈作薊門桑葉秋。拗律風沙颯颯青冢頭。將軍鐵驄汗  
 血流。深入匈奴戰未休。律黃旗一點兵馬收。亂殺胡人  
 積如邱。瘡病驅來役邊州。仍披漠北胡羊裘。顏色飢枯  
 掩面羞。律眼眶淚滴深兩眸。思還本鄉食犂牛。欲語不  
 得指咽喉。或有強壯能伊憂。意說被他邊將讎。拗律五  
 世屬蕃漢主留碧毛氊帳。河曲遊橐駝。五萬部落稠。敕

賜飛鳥金兜鍪。為君百戰如過籌。靜掃陰山無鳥投。律  
 少家藏鐵券。特承優。律黃金十筋。不稱求。九族分離作  
 楚囚。律深溪寂寞絃若幽。草木悲感聲颼颼。僕本東山  
 為國憂。律明光殿前論九疇。驪讀兵書盡冥搜。為君掌  
 上施權謀。洞曉山川無與儔。律紫宸詔發遠懷柔。律  
 搖筆飛霜如奪鉤。律鬼神不得知其由。憐愛蒼生比  
 蚍蜉。朔河屯兵須漸抽。盡遣降來拜御溝。律便令海內  
 休戈矛。何用班超定遠侯。律史臣書之得已不  
 此詩正同陸渾山火句法。假借處此詩更同。





請問司寇斬焉。余宛轉竊得之。司寇大驚異。更覩所爲詩。遂厚相知賞。爲之延譽。然余終不肯背馮氏。且以其學繩人。人多不堪。間亦與司寇有同異。旣家居。久之。或構諸司寇。浸見疎薄。司寇名位日盛。其後進門下士。若族子姪。有借余爲詔者。以京師日亡友之言爲口實。余自惟三十年來。以疎直招尤。固也。不足與辯。然厚誣亡友。又慮流傳過當。或致爲師門之辱。私計半生知見。頗與師說相發明。向也匿情避謗。不敢出。今則可矣。乃爲是錄。以所藉口者。冠之篇。且以名焉。康熙己丑夏六月。趙執信序。

錢塘洪昉思昇久於新城之門矣。與余友一日並在司寇宅論詩。昉思嫉時俗之無章也。曰詩如龍然。首尾爪角鱗鬣。一不具。非龍也。司寇哂之曰。詩如神龍。見其首不見其尾。或雲中露一爪一鱗而已。安得全體。是雕塑繪畫者耳。余曰。神龍者。屈伸變化。固無定體。恍惚望見者。第指其一鱗一爪。而龍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於所見。以爲龍具在。是雕繪者反有辭矣。昉思乃服此事。頗傳於時。司寇以告後生。而遺余語。聞者遂以洪語斥余。而仍侈司寇往說以相難。惜哉。今出余指彼將知龍。

阮翁律調蓋有所受之而終身不言所自其以授人又不肯盡也有始從之學者既得名轉以其說驕人而不知已之有失調也余既竊得之阮翁曰子毋妄語人余以為不知是者固未為能詩僅無失調而已謂之能詩可乎故輒以語人無隱然罕見信者

聲病興而詩有町畦然古今體之分成於沈宋開元天寶間或未之尊也大歷以還其途判然不復相入由宋迄元相承無改勝國士大夫浸多不不知者多則知者貴矣今則悍然不信其不信也亦不明于分之之時又見齊梁體與古今體相亂而不知其別為一格也

常熟錢木庵

良擇

推本馮氏著唐音審體一書原委頗

具可觀采

頃見阮翁雜著呼律詩為格詩是猶歐陽公以八分為隸也

詩之為道也非徒以風流相尚而已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馮先生恒以規人小序曰發乎情止乎禮義余謂斯言也真今日之針砭矣夫

或曰禮義之說近乎方嚴是與溫柔敦厚相妨也余曰詩固自有其禮義也今夫喜者不可為泣涕悲者不可為歡笑此禮義也富貴者不可語寒陋貧賤者不可語

侈大推而論之無非禮義也其細焉者文字必相從順  
意興必相附屬亦禮義也是烏能以不止耶

崑山吳修齡喬論詩甚精所著圍爐詩話余三客吳門  
徧求之不可得獨見其與友人書一篇中有云詩之中  
須有人在余服膺以爲名言夫必使後世因其詩以知  
其人而兼可以論其世是又與於禮義之大者也若言  
與心違而又與其時與地不相蒙也將安所得知之而  
論之

修齡又云意喻之米文則炊而爲飯詩則釀而爲酒飯  
不變米形酒則變盡噉飯則飽飲酒則醉醉則憂者以

樂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凱風小弁之意斷  
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也至哉言乎

司寇昔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奉使祭告南海著  
南海集其首章留別相送諸子云蘆溝橋上望落日風  
塵昏萬里自茲始孤懷誰與論又云此去珠江水相思  
寄斷猿不識謫宦遷客更作何語其次章與友夜話云  
寒宵共杯酒一笑失窮途窮途定何許非所謂詩中無  
人者耶余曾被酒於吳門亡友顧小謝以安宅漏言及  
此坐客適有入都者謁司寇遂以告也斯則致疏之始  
耳

客有所問余者曰。唐宋小說家所記。觀人之詩。可以決其  
年壽。祿位所至。有諸。答曰。詩以言志。志不可僞。託吾緣  
其詞。以覘其志。雖傳所稱。賦列國之詩。猶可測識也。矧  
其所自爲者耶。今則不然。詩特傳舍。而字句過客也。雖  
使前賢復起。烏測其志之所在。  
德州田侍郎綸霞。行視河工。至高家堰。得詩三十絕。  
句。南士和者數人。余適過之。亦以見屬。余固辭。客怪之。  
余曰。是詩。卽我之作。亦君作也。客曰。何也。曰。徒言河上  
風景。微引故實。誇多鬪靡而已。孰爲守土。孰爲奉使。孰  
爲過客。孰爲居人。且三十首重複多矣。不如分之諸子。

客憮然而退。

凡一題數首者。皆須詞意相副。無有缺漏枝贅。其先後  
亦不可紊也。顧小謝每舉少陵兩過何將軍園林詩。以  
示學者。余謂此詩家最淺近處。不見文選所錄。魏晉人  
詩。分章者。尋其首尾。如貫珠然。近人試爲兩首都。無次  
第。不潛心也。  
小謝有消夏錄。其自叙頗詆阮翁。阮翁深恨之。然小謝  
特長於機辯。不說學。其持論彷彿金若采耳。不足爲阮  
翁病。然則阮翁奚爲恨之。曰。阮翁素狹。修齡亦目之爲  
清秀。李于鱗。阮翁未之知也。

山陽閻百詩若璩學者也。唐賢三昧集初出百詩，謂余曰：是多舛錯，或校者之失，然亦足爲選者累。如王右丞詩：東南御亭上，莫使有風塵。御訛卸，江淮無卸亭也。孟襄陽詩：行侶時相問，潯陽何處邊。潯誤溇，潯陽近湘水。潯陽則遠絕矣。祖詠詩：西還不遑宿，中夜渡京水。京誤涇。京水正當圃田之西，涇水則已入關矣。余深韙其言。寓書阮翁，阮翁後著池北偶談內一條云：詩家惟論興會，道里遠近不必盡合。如孟詩：暝帆何處泊，遙指落星灣。落星灣在南康云云。蓋潛解前語也。噫，受言實難。夫遙指云者，不必此夕果泊也，豈可爲潯陽解乎。

百詩考据精核，前無古人。好爲詩，自謂不工，然能知其指歸。余與申論三昧集曰：右丞云：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諸家曲爲之解，當闕疑也。儲光羲云：山雲拂高棟，天漢入雲流。下句雲字定誤，不輕改正可也。漫而取之，使人學之可乎。李頎緩歌行：夸炫權勢，乖六義之旨。梁銜觀美人臥，直是淫詞。君子所必黜者。百詩大以爲然。比歲阮翁深不欲流布三昧集，且毀池北偶談之刻，其亦久而自知乎。齊樂天而將惡辭，余謂詭辭，詭辭亦詩人貴，知學尤貴。知道東坡論少陵詩外，尙有事在是也。劉賓客詩云：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有

道之言也。白傅極推之。余嘗舉似阮翁。答曰：我所不解。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顯攻之。每舉楊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語客。又薄樂天而深惡羅昭諫。余謂昭諫無論已。樂天秦中吟新樂府而可薄。是絕小雅也。若少陵有聽之千古矣。余何容置喙。

青蓮推阮公二謝。少陵親陳王。稱陶謝庾鮑陰何。不薄楊王盧駱。彼豈有門戶聲氣之見而然。惟深知甘苦耳。至宋代始於前輩有過情之論。未若明人之動欲掃蕩一切也。今則直汨沒於俗情積習中。非有是非矣。後人復畏後人。將於何底乎。

清新俊逸。杜老所重。要是氣味神采。非可塗飾而至。然亦非以此立詩之標準。觀其他日稱李。又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其自詡亦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則其於庾鮑諸賢。咸有分寸在。

司空表聖云。味在酸醎之外。蓋概而論之。豈有無味之詩乎。哉。觀其所第二十四品。設格甚寬。後人得以各從其所近。非第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爲極則也。嚴氏之言。寧堪並舉。馮先生糾之盡矣。

唐賢詩學。類有師承。非如後人第憑意見。竊嘗求其深切著明者。莫如陸魯望之敘張祐處士也。曰：元和中作

宮體小詩。辭曲豔發。輕薄之流。合譟得譽。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讀樂府錄。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間出。講諷怨譎。與六義相左右。善題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別處。此爲才子之最也。觀此可以知唐人之所尚。其本領亦略可窺矣。不此之循。而蔽於嚴羽嚙語。何哉。

余讀金史文藝傳。真定周昂德卿之言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以意爲主。以言語爲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詞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余不

覺俛首至地。蓋自明代迄今。無限鉅公。都不曾有此論。到胸次。嗟乎。又何尤焉。

攻何李王李者曰。彼特唐人之優。孟衣冠也是也。余見攻之者。所自爲詩。蓋皆宋人之優。孟衣冠也。均優也。則從唐者勝矣。余持此論垂三十年矣。和之者數人。皆力排規撫者。余曰。亦非也。吾第問吾之神。與其形。若衣冠聽人之指。似可矣。如米元章著唐人衣冠。故元章也。苟神與形優矣。無所著而非優也。是亦足以暢曩者談龍之指也。

始學爲詩。期於達意。久而簡澹高遠。興寄微妙。乃可貴。



尚所謂言見於此而起意在彼長言之不足而咏歌之者也若相競以多意已盡而猶刺刺不休不憶祖詠之賦終南積雪乎

句法須求健舉七言古詩尤亟然歌行雜言中優柔舒緩之調讀之可歌可泣感人彌深如白氏及張王樂府具在也今人幾不知有轉韻之格矣此種音節懼遂亡之奈何

長篇鋪張必有體裁非徒事拉雜堆垛余昔在都下與德州馮舍人大木廷樾並得名曰事唱和會有得諸葛銅鼓者大木先成長句二十韻余繼作四十韻盛傳於

時皆為閣筆江都汪主事蛟門

懋麟

王門高足也內崛

強阮翁適得浯溪磨崖碑蛟門亟為四十韻以呈阮翁贊之不吝口以示余余覽其起句曰楊家姊妹顏妖狐遠擲之地曰詠中興而推原天寶致亂之由雖百韻可矣更堪作爾語乎阮翁為之失色者久之

獎掖後進盛德事也然古人所稱引必佳士或勝已者不必盡相阿附也今則善貢諛者斯賞之而已後來秀傑稍露圭角蓋罪謗之不免烏觀夫盛德

文章原本六經詩亦文也余意尤重春秋非春秋則取舍乖而體不立矣昔人所為致嚴於一字者取諸春秋

也。余曾為先叔祖清止公行實，中間頗有所諱。阮翁為益數行，余自是甘自疎。

本朝詩人，山左為盛。先清止公與萊陽宋觀察荔裳琬

同時，繼之者新城王考功西樵士祿及其弟司寇而安

邱曹禮部升六貞吉諸城李翰林漁村澄中曲阜顏吏

部修來光敏德州謝刑部方山重輝田侍郎馮舍人後

先並起，然各有所就，無扶同依傍。故詩家以為難秀

水朱翰林竹垞夔尊南海陳處士元孝恭尹蒲州吳徵

君天章震及洪昉思皆云然。

詩家用字最忌鄉音。今吳越之士每笑北人多失黏，而

鄉音之失南中尤甚，是小節也。而殊費淘汰。阮翁昔嘗謂余曰：吾鄉若老夫與子與修來，庶免於僨之誚也。相與一笑。

或問於余曰：阮翁其大家乎？曰：然。孰匹之？余曰：其朱竹垞乎？王才美於朱而學足以濟之，朱學博於王而才足以舉之，是真敵國矣。他人高自位置，強顏耳。曰：然則兩先生殆無可議乎？余曰：朱貪多，王愛好。

嘗與天章昉思論阮翁，可謂言語妙天下者也。余憶敖陶孫之目陳思王云：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馮先生以為無當，請移諸阮翁。

次韻詩以意赴韻雖有精思往往不能自由或長篇中  
一二險字勢雖強押不得不於數句前預爲之地紆迴  
遷就以致文義乖違雖老手有時不免阮翁絕意不爲  
可法也

元白皮陸並世頡頏以筆墨相娛樂後來效以唱酬不  
必盡佳要未可廢至於追用前人某詩韻極爲無謂猶  
曰偶一爲之耳遂有專力於此且以自豪者彼其思鈍  
才庸不能自運故假手舊韻如陶家之倚模製漁獵類  
書便於牽合或有蹉跌則曰韻限之也轉以欺人嘻可  
鄙哉

強爲七言長古詩者如瞽者入市唱叫不休強爲五言  
短古詩者如貧士乞憐有言不盡皆足以資笑噓若近  
體詩之塗朱傅白搔頭弄姿者勿與知可也

千頃之陂不可清濁天姿國色麤服亂頭亦好皆非有  
意爲之也儲水者期於江湖而必使之潌洄澄澈是終  
爲溪沼耳自矜容色而故毀其衣妝有厭棄之者矣免  
於此二者其惟吳天章乎

天章絕口不談詩獨與余細論甚相得也出詩卷屬余  
評隲余以飢馯少暇請俟異日今天章已下世其詩卷  
塗不可得而見矣愧負良友悲夫

念不可得而與矣。與負其志悲夫。不能自由。或長歸。由  
相。謂余以陰謀。少。雖。謂。是。日。今。天。章。已。不。世。其。高。卷  
天。章。雖。口。不。言。其。謀。然。余。亦。謂。其。謀。也。出。謂。欲。圖。余  
外。此。之。善。其。計。吳。天。章。乎。

蕭何嘗曰。自。保。容。可。而。始。聖。其。文。雖。有。刑。棄。之。善。矣。然  
意。深。之。不。謂。大。法。賤。然。其。賤。而。心。對。之。深。而。益。難。且。絲  
下。與。之。刻。不。可。謂。天。之。圖。也。圖。則。圖。也。亦。我。昔。非。何  
難。謂。之。矣。未。熟。自。對。與。我。矣。與。何。也。與。何。也。與。何。也。  
與。古。昔。者。收。食。土。之。利。會。言。不。盡。言。以。資。矣。矣。矣。矣。  
與。何。也。言。是。古。昔。者。收。食。土。之。利。會。言。不。盡。言。以。資。矣。矣。矣。矣。

